



拉丁美洲  
抒情诗选



文学知识  
RDG

# 拉丁美洲抒情诗选

陈光孚 赵振江等 译

陈光孚 编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8172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48172

资源知识  
PDG

拉丁美洲抒情诗选

陈光孚 赵振江等 译

陈光孚 编选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3 字数 170,000<sup>0</sup>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册

---

书号：10100·838 定价：1.70元

责任编辑 严胜男

PDG

## 前 言

这部《拉丁美洲抒情诗选》是我国迄今出版的第一本拉丁美洲抒情诗的综合选集，这是我国出版工作中一件可喜的事情，它意味着我国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

从地理概念上看，拉丁美洲是距离我国最遥远的地区。它的人民与我们分别栖居在地球的两端，如果我们这里是酷暑，那里便是寒冬；如果我们这里骄阳似火，那里便是月光如水，总是不能万里共婵娟的。但是，我们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共同的东西，特别是在诗歌方面。

从两家诗歌对世界文坛的影响而论，这里可举一个例子：最近一些美国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改变美国诗歌萧条的状态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学习中国的格律诗，二是借鉴拉丁美洲的现代诗。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意见是否中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中国格律诗和拉丁美洲现代诗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一对争芳斗妍的奇葩。

一次，我在国际文学会议上朗诵了一首委内瑞拉诗歌，嗣后又应听众们要求，将这首诗译成汉语

朗诵。暂不去论及我的拙译有多少破绽，在座的各国诗人听到了汉语诗歌的节奏、韵脚以及我的表情，无不为之惊奇，他们惊奇的是为什么汉语诗歌与拉美诗歌在音乐感上是如此相象。于是议论纷纷，有人大胆推论中国与拉美两种诗歌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也许有什么历史的缘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诗歌与拉美诗歌自古必然互相有所渗透，可称姊妹艺术。

俗语说“旁观者清”，各国诗人这一番议论使我顿开茅塞，力图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诗歌与拉美诗歌相同的强烈的音乐感来自何处呢？原来汉语语音在音色上的特点与西班牙语非常类似。这两种语言的音节结构都以元音占优势，所以乐音比噪音多，音节有了音乐感；另一种原因是两种语言都有平、上、去、入的节奏感，自然地形成了诗歌中平仄的规律；再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和拉美诗歌一般都注重韵脚，而韵脚的规律又很相近，即要求元音相同，辅音不同，放在诗句的最后一个音节，而且不能每行都压韵，必须有间歇地隔行。

音乐感的相同是容易被各国诗人普遍发现的。而对情感的相同之处只有那些了解中拉人民共同的经历的听众们才能发现。

是的，两种诗歌在情感上和艺术表达上都有相同之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诗人普遍具

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独裁寡头政治的情绪。作为文人，他们的处境大多类似我国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境况：政治上受迫害、生活上无保障。所以他们的创作也具有我国三十年代进步诗人的一些特点，就象袁可嘉同志对我国九叶诗人所概括的那样：“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的心志相沟通。”此外，艺术道路也很一致，“既继承了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艺，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拉美)西结合的道路，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无怪，我们阅读拉丁美洲许多诗作时，虽然察觉到他们是在汲取西方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方法，但仍然感到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看得懂，而且倍感亲切，因为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境。他们所表达的愤世嫉俗，对未来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向往，以及讥讽、揶揄和嘻笑怒骂等等情感和手法都是我国一些进步诗人在旧社会所体验过和使用过的。中国诗歌和拉美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可以说是具有相同之处的。

从上面几层意义来看，编选一本拉丁美洲抒情诗集是非常必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首先提出了这个设想，马上得到了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响应。

如何编选？这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确定

抒情诗的范围；二是要全面反映拉丁美洲各种抒情诗的风格，选得必须得当。

抒情诗的范围很广，不能只囿于爱情诗歌方面。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广义的抒情，即抒写某种情绪的诗歌皆包括其中。只要表达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格调健康，无论是情意缠绵的情诗，还是激昂慷慨的革命诗，无论是对祖国山河缱绻的爱国诗或思乡诗，还是鞭笞丑恶、抒发对社会黑暗不满的讽刺诗，甚至那些渗透着独到的人生哲理的咏物诗，都是我们遴选的对象。所以，我们甚至精选了几首寓言诗和格言诗，因为它们的写法独特，表达了作者爱憎的情感，在拉丁美洲诗坛上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拉丁美洲各国自1810年爆发的民族独立战争之后，纷纷挣脱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枷锁。文学界从此开始逐步脱离了西班牙传统文学的影响，努力寻求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以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1853—1895)为先驱，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拉丁美洲各国兴起，直到1888年，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尼加拉瓜诗人卢文·达里奥(1867—1916)的代表作《兰》的出版达到了高潮。虽然“现代主义”诗歌大多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但在诗风上冲破了西班牙殖民文学的种种禁锢，使诗歌走出了教堂和宫廷，成为反对教会势力，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和提倡人权的大众文学。在

语言上，摒弃了西班牙宗主国遗留下来的那种只追求词藻华丽的“贡戈拉主义”。拉丁美洲开始有了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形式，而且影响巨大，它甚至影响了西班牙本国的诗风。“现代主义”诗歌中不乏优秀的抒情之作。所以，我们尊重文学史的这一事实，便从“现代主义”诗歌入手。“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以它的后期作家反对唯美主义而告结束。继之而起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民族化道路的各式各样的诗人。有的在内容上下功夫，以反映拉美大陆的现实为题材，或歌颂祖国的山山水水，或描述印第安人的痛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秘鲁的塞萨·巴列霍（1892—1938）；有些诗人极力去借鉴法国的诗派，致力于将欧洲的某些流派的手法与本土的特点结合起来独创自己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智利的维森特·乌依多夫罗（1893—1948）和阿根廷的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前者是“创造主义”的创始人，后者是“极端主义”的代表人物。拉丁美洲诗歌创新运动更突出的成就则表现在智利的两位诗歌大师身上，他们是于1945年和1971年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和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前者着重接受俄国文学的影响，结合个人爱情悲剧和人道主义精神，创作了大量的富有女性细腻情感的佳作；后者则以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为师承，同时借鉴了西方象征

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一些创作手法，写下了大量的进步的革命诗歌。如果说米斯特拉尔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向革命人道主义进取的诗人，那么聂鲁达则继续了她的进程，成为具有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的文学家。因此，我们对这两位世界著名诗人的作品选择得偏多一些，同时对上述其他流派的诗人也有所照顾。

我们也非常注意选录目前仍在大量进行创作，而且在本国与国际上都有广泛影响的诗人的作品，象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 )，他的诗作具有象征主义的色彩，而且以诗来探讨时空观念和人生的哲理，不那么易懂，但又具有含蓄的美。他在1982年曾是诺贝尔文学奖金有力的竞选人。又如尼加拉瓜的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1925— )，他曾是教徒，但又是爱国者。他的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颇为强烈，革命激情是用诗的形象和语言涓涓地流向读者心扉的。他是目前拉丁美洲爱国主义诗人的代表。

虽然我们这部诗集的选目是将诗人按照国别划分的(从中可看出拉美各国诗歌的发展状况)，但并不影响读者从流派或风格角度去了解诗人的创作。如果我们这本诗集能给予读者一个拉美诗歌的总的概念而又不影响大家从中体味拉美抒情诗的优美，那么，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限于编者和译者的水平，在编和译的两方面难免出现差错与漏洞，还望专家与读者不吝指教。

陈 光 孚

1984年4月于北京

## 目 次

前言.....陈光孚

## 阿 根 廷

- 回归.....路易斯·博尔赫斯( 1 )  
雨.....路易斯·博尔赫斯( 3 )  
我望着你的双眼.....马蒂奈斯·埃斯特拉达( 4 )  
最高的塔.....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5 )  
归途.....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6 )  
归乡的追忆.....维克多尔·安德拉德( 7 )  
你留给我的.....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12 )  
我有一座铜像.....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14 )  
失恋谣.....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16 )  
黑姑娘的罗曼塞.....路易斯·卡内( 18 )  
我生活在你的心里.....马里亚·古铁雷斯( 20 )  
仇恨.....阿方西斯·斯托尼( 22 )  
致一只旧铁锚.....费尔南多·莫雷诺( 24 )  
星期六.....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25 )

等待……………尼古拉斯·奥利瓦利 (27)

## 巴 西

- 花儿与小溪……………维森特·德·卡尔瓦略 (29)
- 大海……………维尼希乌斯·德·莫拉埃斯 (31)
- 离别……………弗雷德里哥·斯契密特 (32)
- 等待……………瓦格内尔·里贝罗 (33)
- 大海的歌声……………瓦格内尔·里贝罗 (34)
- 是否我爱你，我也不知道……………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 (36)
- 鸽子……………拉依蒙德·科列亚 (38)
- 老树……………欧拉沃·比拉克 (39)
- 海之王……………塞西里亚·梅列莱斯 (40)
- 孤独……………塞西·毕涅罗·德·索萨 (42)
- 道路……………埃玛努埃尔·德·苏亚雷斯 (43)
- 太阳岛……………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44)
- 另一个月亮……………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46)
- 启事……………阿尔瓦罗·伐里亚 (48)
- 帆船……………阿尔瓦罗·伐里亚 (50)
- 儿时……………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51)
- 诗……………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53)
- 海滩上的安慰……………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54)

## 哥 伦 比 亚

- 深奥的生活之歌……………巴尔巴·哈克夫(56)  
诗韵……………埃杜阿尔多·加兰萨(58)  
夜曲……………阿森西翁·西尔瓦(60)

## 古 巴

- 我的骑士……………何塞·马蒂(63)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何塞·马蒂(65)  
我渴望着……………何塞·马蒂(70)  
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紧………何塞·马蒂(73)  
我的诗篇……………何塞·马蒂(74)  
不知道你是否如何想……………尼古拉斯·纪廉(76)  
小溪……………何塞·华金·帕尔玛(78)

## 智 利

- 您不理解………玛丽亚·蒙贝尔(80)  
大树之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82)  
土地……………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86)  
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88)

细雨霏霏·····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90 )
为桃树剪枝·····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92 )
乌拉圭麦穗·····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93 )
孤独的婴儿·····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95 )
圣栎树·····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97 )
相逢·····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100 )
痴情·····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103 )
死的十四行诗·····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106 )
陶杯·····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109 )
云之歌·····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111 )
雨·····	维森特·乌依多夫罗	( 113 )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	巴勃罗·聂鲁达	( 115 )
你的脚·····	巴勃罗·聂鲁达	( 116 )
女逝·····	巴勃罗·聂鲁达	( 118 )
情诗一首·····	巴勃罗·聂鲁达	( 121 )
衣服的赞歌·····	巴勃罗·聂鲁达	( 123 )
太阳的颂歌·····	巴勃罗·聂鲁达	( 127 )
月亮·····	巴勃罗·聂鲁达	( 133 )
星期三的白天(之一)·····	巴勃罗·聂鲁达	( 135 )
夜曲·····	巴勃罗·聂鲁达	( 136 )
给贫困的一支歌·····	巴勃罗·聂鲁达	( 138 )
给悲伤的一支歌·····	巴勃罗·聂鲁达	( 144 )
歌唱爱情的秘密·····	巴勃罗·聂鲁达	( 146 )
疲倦·····	卡洛斯·蒙达卡	( 151 )

- 致母亲..... 吉列尔莫·玛塔(152)  
 幸福的日子..... 尼卡诺尔·帕拉(154)  
 感谢你啊，生命..... 维奥丽达·帕拉(158)  
 要个当游击队员的儿子..... 维奥丽达·帕拉(160)

## 多米尼加

- 黑人家里空空... 马努埃尔·德尔·卡乌拉尔(163)

## 厄瓜多尔

- 永生，我在万物中寻找你.....  
 ..... 加莱拉·安德拉德(167)

## 墨西哥

- 云..... 迪亚斯·米隆(169)  
 致贝尔塔..... 迪亚斯·米隆(170)  
 雪花..... 迪亚斯·米隆(172)  
 北极的微风..... 迪亚斯·米隆(173)  
 扭断天鹅的脖颈..... 冈萨莱斯·马丁内斯(175)  
 访..... 奥克塔维奥·帕斯(177)  
 一位诗人的墓志铭..... 奥克塔维奥·帕斯(178)  
 情侣..... 奥克塔维奥·帕斯(179)

姑娘·····	奥克塔维奥·帕斯(180)
大街·····	奥克塔维奥·帕斯(182)
枝头·····	奥克塔维奥·帕斯(183)
生活本身就是闪电·····	奥克塔维奥·帕斯(184)
春日在望·····	奥克塔维奥·帕斯(185)
夏夜·····	奥克塔维奥·帕斯(187)
望海·····	奥克塔维奥·帕斯(189)
独白·····	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191)
我望着她去了·····	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194)
平静的歌·····	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196)
秋游·····	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198)
罗曼塞·····	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200)
播种·····	曼努埃尔·何塞·奥冬(202)
雅米乐·····	玛尔加丽达·帕斯·帕德雷斯(203)
在波哥大致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	
·····	卡洛斯·佩利塞尔(206)
空气·····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209)
杜撰·····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211)
谁给我买个橘子?·····	何塞·戈罗斯蒂萨(212)
你的眼睛·····	奈夫塔利·贝尔特兰(214)
你的声音·····	奈夫塔利·贝尔特兰(216)
娇嫩的玫瑰·····	奈夫塔利·贝尔特兰(218)
歌·····	奈夫塔利·贝尔特兰(219)
钟·····	萨尔瓦多·诺沃(221)

- 归来..... 萨尔瓦多·诺沃(223)  
 我的生活象个湖泊..... 萨尔瓦多·诺沃(225)  
 美丽的天使,你的生活..... 古铁雷斯·纳赫拉(227)  
 假如你不爱我,为什么..... 古铁雷斯·纳赫拉(230)  
 为了安慰那些..... 古铁雷斯·纳赫拉(233)  
 死波..... 古铁雷斯·纳赫拉(234)

## 尼加拉瓜

- 抓紧时间..... 卢文·达里奥(238)  
 激浪的功绩..... 卢文·达里奥(239)  
 她..... 卢文·达里奥(241)  
 画眉与孔雀..... 卢文·达里奥(243)  
 诽谤..... 卢文·达里奥(244)  
 忧郁..... 卢文·达里奥(245)  
 春天的秋歌..... 卢文·达里奥(247)  
 鸽子..... 卢文·达里奥(251)  
 金星..... 卢文·达里奥(255)  
 小奏鸣曲..... 卢文·达里奥(257)  
 鸚鵡..... 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260)  
 流亡者的墓志铭... 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262)  
 阿多尔夫·巴埃斯·保奈的墓志铭.....  
 ..... 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264)  
 谜语..... 费尔南多·哥尔蒂略(265)

- 水洼…………… 路易斯·罗洽(266)  
 开会的姑娘…………… 奥克塔维奥·罗布莱托(267)  
 梦中的姑娘…………… 埃特温·耶斯加斯(269)

## 巴拉圭

- 寄情…………… 坎鲍斯·塞尔维拉(271)

## 秘 鲁

- 远方的脚步…………… 塞萨·巴列霍(273)  
 群众…………… 塞萨·巴列霍(275)  
 黑石压在白石上面…………… 塞萨·巴列霍(277)  
 今晚我回到家门下马…………… 塞萨·巴列霍(278)  
 致爱情…………… 贡萨莱斯·普拉达(280)  
 谁知道呢! …………… 桑托斯·乔加诺(281)  
 荣誉…………… 桑托斯·乔加诺(284)  
 征服者的战马…………… 桑托斯·乔加诺(286)  
 致偶像…………… 奥古斯托·萨拉维利(288)

## 波多黎各

- 地貌…………… 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289)  
 博利瓦尔…………… 路易斯·尤伦斯·托雷斯(292)

## 萨尔瓦多

- 吻…………… 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293)  
白皙的双手…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294)

## 委内瑞拉

- 得天独厚的土地…………… 维尔特朗·凯莱罗(297)  
在塑像面前…………… 拉蒙·梅迪纳(299)  
街…………… 路易斯·帕斯托利(301)  
镜谕…………… 路斯·马洽多(302)  
我以塑像的眼光看待家务…… 路斯·马洽多(303)  
变与不变…………… 胡利奥·哈乌莱吉(305)  
无需叹息…………… 胡利奥·哈乌莱吉(306)  
播种…………… 奥特罗·西尔瓦(307)

## 乌拉圭

- 我的船坞…………… 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309)  
疲倦的星星…………… 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310)  
紧密的结合……………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311)  
生命与根……………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313)  
村居……………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315)

野趣……………胡安娜·德·伊巴博罗(317)

傍晚……………胡安娜·德·伊巴博罗(319)

## 回 归

〔阿根廷〕路易斯·博尔赫斯

结束了多年的流亡，  
回到儿时的家乡，  
房子的外形已使我陌生，  
我触摸着老树，  
象安抚着入梦的亲人，  
我重新踏上旧时的小路，  
象突然忆起遗忘的诗章。  
望着暮色渐渐转沉，  
羞涩的新月  
掩藏在棕榈树茂密的枝叶中，  
躲躲藏藏，  
恰似鸟儿藏进自己的窝房。  
房子重新接待我之前，  
它的庭院  
用墙包揽过多少天上的日月星辰？  
它的小路深处  
承受过多少壮观的日落？

多少纤弱的新月

把温柔的光洒在这街心的花园？

(陈光孚 译)

## 雨

〔阿根廷〕路易斯·博尔赫斯

黄昏突然明亮，  
只因下起细雨，  
刚刚落下抑或早已开始，  
下雨，这无疑是在回忆过去的机遇。

倾听雨声簌簌，  
忆起那幸运的时刻，  
一种称之为玫瑰的花儿  
向你显示红中最奇妙的色彩。

这场雨把玻璃窗蒙得昏昏暗暗，  
使万物失去了边际，  
蔓上的黑色葡萄也若明若暗。

庭院消失了，  
雨连连的黄昏给我带来最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没有死，他回来了，是他的声音。

（陈光孚 译）

## 我望着你的双眼

[阿根廷]马蒂奈斯·埃斯特拉达

我望着你那疲惫的双眼，  
脸颊已被生活消磨得枯干；  
我眼见那雪花纷飞，  
飘落在你那金黄色的发鬓。

你还和以前一样，  
过去是妙龄少女，如今是半老徐娘，  
风度未变，但表情比以前惆怅。

我双眸中疲惫的目光  
象镜子照在你的脸上，  
你沉思良久，欲说不能，  
也想说我已经人老珠黄。  
但是，我们不会服老，  
对生活仍在期待着什么，你也一样，  
我们的处境相同：  
如同火车已经开走，我们还逗留在月台上。

（陈光孚 译）

## 最高的塔

[阿根廷]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妈妈，最高的塔  
要算那个村里的塔吧，  
捅破了天空的  
正是那教堂塔上的十字架。

告诉我，妈妈，世界上  
还有比它再高的塔吗？

那座塔，我的孩子，  
只在你的记忆里是高的。  
你七岁时的胳膊  
就能不费劲地  
摸到钟楼的石头，  
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可是世界上最高的塔  
我觉得仍是那个村里的塔。

(陈光孚 译)

## 归 途

[阿根廷]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女友们，今日我们缓缓而行  
来到湖边，

你们鲜艳的衣裳  
把岸边装扮得花枝招展，

水儿也变成了紫色，  
洁白的月亮映在上边。

归途上你们谈笑风生，  
——我的手儿冰冷冰冷……  
——我的辫子也濡湿了……  
我离得你们远些，但聆听着你们的笑语。

(陈光孚 译)

## 归乡的追忆

〔阿根廷〕维克多尔·安德拉德

一切如旧：

房屋、街道、河流，  
树木承负着叶子，  
树枝担载着鸟窝。

一切毫无变化：

地平线仍然如故；  
微风低吟细语，  
仍在重复旧时的话题。

水波、鸟儿和万物之声  
都是我的知心，  
我当初的苦衷  
他们知情。

那棵垂杨

俯首在河中弄湿了头发，

在这里我凝思良久，  
沉醉在我对往事的回想。  
美人蕉的叶子  
是粗糙的扇子，  
为我前额带来凉意，  
湿润了我的头发。

木棉树的老干  
曾为我遮阳，为我挡风，  
夏天的飓风  
把它刮倒。

一株好心的牵牛藤  
伸展开芬芳的枝叉，  
用黄色的花瓣  
点缀着这棵木棉树干。

为有这般漂亮的盛装  
木棉树得意洋洋；  
恰似一串黄玉的项链  
带在印第安人的颈间。

对这儿的一切  
从它们的气息和树叶，

私语，河流，  
我深知它们的痛楚和向往。

我们那次最后的相见  
黄昏也充满了凄情！  
只有一只孤独的鸟儿  
在花蔓中啼鸣。

那是一只画眉  
唱着最甜美的歌声  
孤独地飞来  
为友人送行！

它是森林的歌手，  
与我的命运相同，  
流浪四方，  
总是那么热爱生活，却又总在逃亡。

他那凄楚的声调  
象是对我说：“再见！”  
再见，仍在梦中的兄弟！  
再见，不懂事的孩童！

我悲哀，非常忧伤，

天空，黑沉沉，阴霾无光，  
灯心草和美人蕉  
也为之惆怅。

从悲伤别离的那天  
许多年华流逝，  
夏天的飓风  
吹倒了多少垂杨。

今天我已长大成人，  
还得不到快乐和安宁，  
前额已经有丝丝皱纹，  
头发渐渐染上冰霜。

当年洁白纯朴的心灵  
好似滚动的水晶，  
今日黯然失色，  
宛如黑暗的坟坑。

当年高洁的心  
高尚、热情，  
尽管处境低贱，  
却志向宏远，

今天只有一身虚骨，  
无所作为，  
只留下理想的阴影在飘散，  
好似夏雾！

啊，一切如旧：  
垂杨、天空、河流、  
水波、树叶，  
无穷无尽的树木。

儿童已长为成人，  
成人又经受了多少艰辛，  
游子的心灵  
只带回来空虚的孤零！

(陈光孚 译)

## 你留给我的

[阿根廷]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你带走了夏天的热情，  
孤零地留下我过着严冬。  
不知你为何不辞而别，  
我们的爱情永远不会在记忆中泯灭。  
给我留下的是空屋、花卉和一只狗，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当，还有那一片回忆。

严冬漫长，寒冷，  
没有我在你身边，怎能保持住你的体温？  
没有我的手，你只有自己去温存，  
没有我的吻，你呼吸的空气也会干燥，浊混。  
给我留下的是空屋、花卉和一只狗，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当，还有一片故情。

如果我的歌声充满忧伤，  
那是在忧伤地将你等待，  
就是将我投进酒海，也不会忘却前情。

春燕飞去又飞回，  
桃树结果之后又生出蓓蕾。  
给我留下的是空屋、花卉和一只狗，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当，还有一片回味。

你带走了夏天的热情，  
孤零地留下我过着严冬。  
不知你为何不辞而别，  
我们的爱情永远不会在记忆中泯灭。  
给我留下的是空屋、花卉和一只狗，  
连花儿也在忆旧中凋谢。

(陈光孚 译)

## 我有一座铜像

[阿根廷]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我有一座铜像，  
不能赋予它生命，  
更不能使它懂得爱情  
和露出笑容。  
它的胳膊不能活动，  
无法拥抱，  
更无法知道它是否对我钟情，  
是否能听到我的歌声。  
但是它永远陪伴着我，  
它的沉默即是对我的鼓励，  
因为它不会欺骗我，  
与我相处它会感到快乐。  
我多少次痴心妄想：  
想使它获得生命！  
想赢得它的爱情，  
使它露出笑容。  
我有一座铜像，

对它怀着痴情，  
我要求上帝宽恕，  
只因，只因为这座铜像是个女人。

(陈光孚 译)

1048172

15

## 失 恋 谣

[阿根廷]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你走了，将我遗弃，  
没有怨恨，也没有告别的话语，  
我冷静地让你走了，  
我相信离别的时候  
我仍是那么镇定，而且露出笑意，  
你留给我的却只有痛苦和悲戚。

别了，爱情，  
别了，我俩错误的机遇，  
最好你不要再回来了，  
我的爱情已经窒息。

海洋望着你离去，  
风儿哽住我的呼唤，  
我没有什么怨恨，  
我原谅了你。  
海洋望着你离去，

风儿哽住我的呼喚，  
我没有什么怨恨，  
苍天也会原谅你。

可是，现在我又在想念着你，  
如果这是残存的爱情，  
即便这思念只是一瞬间，  
即便混杂着痛苦和回忆，我也感到欢愉。

夜色渐渐浓郁，  
尽管我陷进痛苦的荆棘，  
但爱情的苦果  
不能将我窒息。

你可以来，也可以去，  
象海边的潮汐，  
我则是那海滩，  
永远在期待着你。

尽管我们断绝了来往，  
又不通信息，  
但这残存的爱情  
仍会使我们再次相遇。

(陈光孚 译)

## 黑姑娘的罗曼塞<sup>①</sup>

[阿根廷]路易斯·卡内

黑皮肤的姑娘  
站在门旁边，  
一身白色的衣裙  
多么整洁美观。

白色的蝴蝶结儿  
装点着黑头发，  
红色的念珠儿  
在她的胸前挂。

区里的姑娘们  
在路旁玩耍；  
区里的姑娘们  
从来不理她。

她穿的白色衣裙

---

<sup>①</sup>罗曼塞：西班牙的一种民间歌谣。

整洁又漂亮。  
我不停地呼唤：  
“爱情或死亡！”  
“爱情或死亡！”  
我对她依然充满着遐想……

(赵振江 译)

## 我生活在你的心里

〔阿根廷〕马里亚·古铁雷斯

一番赤诚的话语使你心情激动，  
女郎啊，你有一颗爱情的心，火般的心灵，  
不要，我的话千万不要打乱你的安宁，  
你也不要怀疑这些誓言的真诚，  
是的，这誓言出自我的嘴唇。

你也不要辜负我的心，  
不要把我看得那么轻浮，  
象强风吹来吹去的浮云。

我怎会忘记，  
你曾迷乱地哭泣着对我说：  
“我生活在你的心里。”

不会有谁比你玛丽娅更爱我，  
不会有谁比你对我更真切、缠绵。  
啊，你是我的朝霞，

你是我的晴朗的夜晚，明媚的艳阳天，  
你是我的勇气，生存的条件。

(陈光孚 译)

## 仇 恨

[阿根廷]阿方西斯·斯托厄

啊，草木葱茏的春天，  
你开放在我们的家园，  
你点缀了花蕾朵朵，便匆匆  
离去。

吻，象火一样炽烈的吻，  
你印下无畏的激情，  
温暖了我的心房，却悄悄  
飞去。

笑，金子般的笑，生动坦然，  
你将禁锢的心灵从黑暗中解脱，  
刚刚显露在嘴角，又默默  
消失。

爱情的过失需要同情，  
它渐渐融化了你的心灵，

拨动了你甜蜜的心弦，便急忙  
逃离。

强烈的恨，深沉而胜过一切，  
仇恨将轻纱化作利剑，  
仇恨，我刚和你相识，竟深深  
铭记。

(王军宁 译)

## 致一只旧铁锚

[阿根廷]巴尔多梅洛·费尔南多·莫雷诺

在一个被遗忘的深深的角落，  
掩藏着巨大的船用铁锚，  
在你那素裹的白色油漆上，  
铁锈间断地展现出一朵朵玫瑰花。

你象是碎裂的花岗岩，  
被劈开的树木，年久的骨架，  
在你自身受尽折磨的十字架上，  
凝聚着痛苦的思念。

我曾见你紧抓住海岸，  
草木丛，宿营地，农户住家，  
你是风暴中不败的鲜花。

当人们把你从船上扔下，  
你就搅乱了鱼群，搅乱了水面，  
直到河流的深处激起道道皱褶。

(江志方 译)

## 星 期 六

[阿根廷]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早早地我起了床，  
赤着脚穿过前廊，  
来到花园里  
吻着植物的芳香；  
吸吮着土地散发的蒸气，  
我潜入绿堤环绕的  
池中嬉戏，  
乘着湿漉  
我梳理着头发，  
用叶汁将双手熏得香气扑鼻。  
刁钻细心的苍鹭  
从我裙褶上将黄色的面包渣啄去。  
我披上亚麻的衣服，  
它比那丝绸还要轻盈、精细。  
我轻捷地跑到前院  
坐上我的藤椅，  
眼光注视着栅栏，

注视着，眼光不忍离去。  
手表已指着十点，  
楼内已响起瓷器和玻璃器皿的响声，  
饭桌已准备就绪。  
院内，眨眼之间  
太阳已经爬上白色的大理石阶梯。  
我的目光仍然凝视着栅栏，  
凝视着，我等待着你。

（陈光孚 译）

## 等 待

〔阿根廷〕尼古拉斯·奥利瓦利

多少次我经过你的家门，  
多少次我伫立在你家门口的街心，  
象痴心的傻瓜等待着未婚的妻子，  
又象大腹便便的资本家  
等着上钩的女人。

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花开与花落，  
怀着美好的愿望，我徘徊与蹉跎，  
看我想得多么天真，  
以为你一定会出来遇到我！

你的家门紧紧地关闭着，  
冷落的门坎，未曾见到有人跨过。  
你的姊妹，甚至亲友  
一位也未出来过……若是你此时出来有多好！

我多么想做个恶作剧，

不怕过分和离奇，例如  
我要在你家门口吹起号角，  
看你是否出来看热闹。

也许，有一天我扮作邮差  
表演一场杂技，  
爬上你那可怜的屋顶  
交给你一封密信。

我带着眼镜，翘着假的胡须，  
对你说话尽量瓮声瓮气：  
你知道吗，孩子，  
是那位小伙子把信托我带给你。

他在写作间工作，  
二十岁，对你很中意，  
他的头，整天在你的门口撞来撞去，  
已经撞得鼻青脸肿，  
只因为他要向你乞求爱情，  
已经情不自禁，  
你最好出去看个究竟。

(陈光孚 译)

## 花儿与小溪

〔巴西〕维森特·德·卡尔瓦略

花儿心惊胆战：

“小溪，放开我！”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唱着响亮的歌。

花儿哭出声：

“小溪，放开，放开我！”

我的家在山上，

不愿到大海生活。”

小溪不停地奔跑，

冷漠无情，

带着花儿，

跳过沙砾，汨汨淙淙。

“那枝儿摇曳的地方，

是我的家乡故地。

晶莹的露珠，  
来自蓝天，大气……”

花儿脸色苍白，苍白，  
一面呻吟，一面抽泣。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高声唱着，朝前奔流而去。

“再见吧，枝头的绿荫，  
再见吧，鸟儿的啁啾，  
再见吧，清晨的喧闹，  
再见吧，暮色的甜蜜。

再见吧，轻柔的清风，  
你每每划破月夜的静谧。”

“小溪，放开我，小溪，  
不要把我带进海里……”

生活的湍流，  
和我心中残留的爱，  
象小溪和花儿，  
一泻千里……

(范维信 译)

## 大 海

[巴西]维尼希乌斯·德·莫拉埃斯

从你忧郁的双眸，  
我感到夜色降临；  
从你遥远的深处，  
传来古老的歌声。

在你冰冷的双臂间，  
我陶醉于海水的抚摩；  
四周是一片沉沉的寂静，  
我失望地睡去。

投身你神奇的怀抱，  
我感到波浪轻轻起伏；  
待到狂涛怒立，死神肆虐，  
我愿随之而去，永留海底。

(范维信 译)

## 离 别

〔巴西〕费雷德里哥·斯契密特

有人流着眼泪  
追赶着火车，  
车中坐着病入膏肓的姑娘；

有人怀念着失去的土地，  
远航的船笛惊醒了他的梦想，  
有人见到儿童的玩耍，  
便忆起童年的时光。

只有这些人  
才能理解我别离后的失望。

因为我的爱情  
已经达到了记忆的终点，  
它如同远去的童年，失去的故乡，  
也是永远不会回到我的怀抱的姑娘。

（陈光孚 译）

## 等 待

〔巴西〕瓦格内尔·里贝罗

切莫打破

黑夜的寂静，

请倾听

我孤独的脚步声声。

让黑夜泛起

一缕微光，

请看一眼

我的面容，

一腔愁绪，有语无声。

让黑夜是黑夜吧，

黑夜过后，

才有灿烂的朝阳

冉冉上升。

（范维信 译）

## 大海的歌声

〔巴西〕瓦格内尔·里贝罗

海滩上，  
我睡眼朦胧，  
耳畔传来新奇的歌声。  
我闯荡过无数大海，  
水手们的曲调  
我了如指掌，无一陌生。  
现在的歌声已不同以往，  
但我知道它来自大海——  
永恒的大海的音乐，  
才有这般哀伤，  
这般博大，  
这般思情。

风儿夹带着音符，  
吹动我的小船劈浪前行。  
既然白帆完好无损，  
为什么偏说风撕碎歌声？

我先于歌声而来，  
因为行色匆匆；  
因为手不离舵，  
    让海水比大气更轻；  
因为这是我的小船；  
因为我亲自把目标选中。  
这曲调属于人人所有，  
否则便不是大海的歌声。

（范维信 译）

## 是否我爱你，我也不知道

〔巴西〕贡萨尔维斯·迪亚斯

是否我爱你，我也不知道，  
曾听到人们议论过爱情，  
对它我只能一知半解，  
似懂非懂。

如果爱情只意味着思念，  
只是想念你，  
心灵中只有你，  
那么我宁愿把爱情全部都忘记！

如果意味着占有你的一切，  
或是以上帝恩赐的方式把爱情施舍给你，  
那么我在天，你在地，  
对我顶礼膜拜，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意味着牺牲性命、前途，  
只是为了说一句“我爱你”；

爱人啊，即便我爱着你，  
也不得不提个问题：  
“爱情难道就是这个含义？”

(陈光孚 译)

## 鸽子

〔巴西〕拉依蒙德·科列亚

第一只鸽子醒了，飞出窝……  
又一只……又一只……  
几十只鸽子飞向天空，  
凌晨，血红、清澈……

下午，凛烈的北风吹过，  
它们神态安详，成群结队，  
盘旋着返回鸽窝，  
羽毛抖动，翅膀窸窣发声……

锁在心中的梦，  
也飞出来了，一个，一个……  
象鸽子飞出窝。

在青春的蓝天展翅，出没。  
鸽子返回鸽窝，  
而梦，却回不到心窝……

（范维信 译）

## 老 树

〔巴西〕欧拉沃·比拉克

请看株株老树，  
比小树苍劲、慈祥。  
历尽岁月的磨砺、暴风雨的肆虐，  
越老越漂亮。

在它们的荫护下，  
人、野兽、昆虫，消除了疲劳与饥饿；  
在它们的枝桠上，  
饶舌的鸟儿歌喉啾啾，唧唧我我。

朋友，切莫悲叹青春已过。  
以笑靥迎接苍老吧，  
象老树一样健壮、快活。

为欢乐、为善良而自豪，  
把枝叶奉献给鸟儿，  
把阴凉和慰藉送给受苦受难的人们！

（范维信 译）

## 海 之 王

[巴西]塞西里亚·梅列莱斯

无数风帆，  
无数船桨，  
只只铁锚……  
永无休止的远航，  
时间难以估量。  
我们曾指点昴宿星团①，  
现在又把北极星眺望。  
无数风帆，无数船桨，  
生命短暂，大海漫长。

不管大海狂怒或安详，  
我们都放声歌唱。  
长空寥廓，  
歌声低回，  
倘若被谁听到，

---

①昴宿星团是宇宙中最著名的疏散星团之一，位于金牛座中。

我们可会愧怍？  
我们的歌，  
只为大海欣赏……

狂风恶浪，痛苦忧伤，  
都不能让我们停止歌唱。  
无数风帆，无数船桨，  
只只铁锚……  
我们乘风破浪前进，  
寻觅大海之王。

(范维信 译)

## 孤 独

〔巴西〕塞西·毕涅罗·德·索萨

欢乐、冒险……  
消失了，  
象匆匆过目的云烟。

希望，  
破灭了，  
象夜间的黑暗  
随着黎明的出现。

只有我的心，  
象严冬的树木  
留下了：  
枝枯、叶残。

(杨乃谦 译)

## 道 路

〔巴西〕埃玛努埃尔·德·苏亚雷斯

沿着这块空地，这条道路，  
我们曾一起漫步。

行则同行，住则同住。  
我寡言少语，  
你也沉默，把笑容时时对我流露……

在诗意盎然的时刻，  
我们曾一起漫步。  
沿着这块空地，这条道路。  
爱神伴着我们的身影，  
行则同行，住则同住……

（杨乃谦 译）

## 太 阳 岛

[巴西]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在大海的心脏，  
太阳岛在等待我。  
海滩上细柔的沙粒，  
经历过世纪的砺磨。

棕榈树轻弯腰枝，  
春天的和风吹拂。  
亲爱的，别再挽留，  
太阳岛在等待我。

泉水清澈，小溪欢歌，  
绿草如茵，石矶巍峨。  
亲爱的，别再挽留，  
太阳岛在等待我。

月光如水，  
小溪淙淙流过；

玫瑰花争奇斗艳，  
蜜蜂于花间奔波。  
白色的墙上，  
常春藤叶蔓交错，  
喇叭花儿扬起，却没有音乐，  
太阳岛在等待我。

永远专注的眼神，  
永远怡静的生活，  
呼唤我到它的花园，  
伴随苍松翠柏。

亲爱的  
不要指望四桅船改变航向，  
它载着我，  
越过苦水的浪涛、漩涡。

太阳岛，  
黑黝黝的根基和大地连接。  
亲爱的，别再挽留，  
太阳岛在呼唤我。

(范维信 译)

## 另一个月亮

[巴西]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我的窗口高在天际，  
伸手能触摸月亮。  
它不是诗人的月亮，  
徘徊于大街小巷；  
它不是唱夜曲人的月亮，  
团圞、浪漫、颠狂；  
它不是蹩脚的诗词作者的月亮，  
裸体的女人，白皙的姑娘。  
我指的是另一个月亮，  
莫道满月是你们街巷的荣光，  
它比你们的月亮更明、更亮。

我的窗口高在天际，  
在我的月亮之上。  
它不是你们的月亮——  
浓妆的女人，  
赤身的姑娘。

它轻盈，剔透，  
没有大理石的洁白，  
没有白银的光泽，  
没有神话与传说，  
超然于年代和死亡。

街头的歌手们，  
伴随着清冷的月亮吧，  
这虚假的少女，  
引诱你们编造歪诗行行。  
我，  
需求的却是另一个月亮——  
是它，激起灵感，  
让这双笨拙的手，  
为你们写出这篇诗章。

(范维信 译)

## 启 事

[巴西]阿尔瓦罗·伐里亚

先生，朋友，  
请告诉我：  
有谁捡到一只小匣？  
里面有我的梦幻，我爱情的亲吻。

啊，上帝，  
我丢失了，  
有谁捡到了？  
是我丢失了，  
还是别人偷走了？  
谁拿走了我梦幻的小匣？  
里面装着我爱情的亲吻。

寻觅它，我不畏辛劳，  
寻觅它，我走遍天涯海角，  
询问整个世界：  
先生们，朋友们，

我丢失了梦幻的小匣，  
里面有我爱情的亲吻，  
有谁可曾看见，可曾捡到？

我的上帝！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回答？  
一只小匣，  
包着月光的薄绢，  
裹着诗句的轻纱，  
淡淡的香气，  
象春天的鲜花……

有谁捡到了，  
请还给我，  
我千声感谢，  
永记恩德。

我梦幻的小匣，  
装着爱情的亲吻。  
倘若永远失去，  
我生命枯竭，  
来日苦多。

(范维信 译)

## 帆 船

〔巴西〕阿尔瓦罗·伐里亚

希望的帆船，  
幻想的帆船，  
航行在生活的海洋……  
载着我的前尘旧梦，  
在浪涛中游弋，  
寻找新的海港。

绕过岛屿，  
避开暗礁，  
战胜风暴，  
劈波斩浪，  
帆船如信马由缰，  
或许有一天，  
驶进风平浪静的海港。

（范维信 译）

## 儿 时

[巴西]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父亲骑上马种地去了。  
母亲在缝补衣衫。  
小弟弟正在酣睡。  
当时我也是尚需照料的孩童，  
读着《鲁滨逊漂流记》，  
任故事在我脑海里扩展。

那是日光强烈的中午，我用口技  
学着呼啸的大风刮倒远方的茅舍，  
鲁滨逊呼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呼喊着同伴来喝咖啡，  
黑色的  
香气扑鼻的  
上好的咖啡。

正在缝补衣服的母亲  
望着我说：

——“嘘……不要吵醒弟弟。”

她又吹了一口气，深深的一口气，  
吹走落在摇篮上的一只苍蝇。

在那无边无际的荒滩，  
我父亲辛勤地劳作苦干。  
可是，我不知道，  
我将来所要经历的故事  
是否比鲁滨逊奇遇更加动人。

(陈光孚 译)

## 诗

〔巴西〕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酝酿一句诗，耗费一小时，  
尽管它在我腹中  
集聚、蠕动，  
但手中的钢笔不愿顺从。  
它只在脑海里飘荡，  
千呼万唤却不诞生，  
只是在猛然之间  
诗歌溢满了我整个的生命。

（陈光孚 译）

## 海滩上的安慰

〔巴西〕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不要哭泣，也不要伤心……  
虽然，少年的时光已经逝去，  
青春的年华已经远离，  
但是，生命还留在身边。

虽然，第一次爱情已经若明若暗，  
第二次爱情已经被时光冲淡，  
第三次爱情也已经逝去，  
但是，这颗心仍在抖颤。

最好的朋友已经故去，  
因此你无心再去扬帆。  
虽然你没有房子、土地和游船，  
但身边还有一只猎犬。

那些刻薄的话语，  
虽然口气婉转，但刺伤了你的心田，

你的心在淌血，不能结疤，  
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将它们当作闲言？

在这错误百出的世上  
不公正的事情司空见惯，  
你如果谨小慎微地提出一点抗议，  
便会遇到无休止的麻烦和纠缠。

忘掉这一切吧，  
投身到海水中去，  
在海滩上接受阳光和风的洗礼，  
睡上一觉，重新奋起，我的朋友。

(陈光孚 译)

## 深奥的生活之歌

〔哥伦比亚〕巴尔巴·哈克夫

有些日子我们过得是那么飘零，那么飘零，  
象轻飘飘的碎片挣扎在风 and 不幸之中。  
也许在另一片天空之下荣誉在对我们微笑，  
生活是宽广的，但象一片汪洋，  
是光明的，却波涛汹涌。

有些日子我们过得是那么丰盈，那么丰盈，  
象四月的田野，热烈地颤动：  
思潮如大雨，倾盆四溢，  
幻想如森林，充满了心灵。

有些日子我们过得又是那么平静，那么平静……  
——曙光中的童年！蓝玉石雕成的湖潭！——  
任诗句、颤音、山峦、飞鸟在生活中穿过，  
连我们本身的痛苦也不以为然。

有些日子我们过得是那么肮脏，那么肮脏，

象那卑鄙东西的黑色五脏，  
纸醉金迷的夜晚，  
善与恶、是与非皆靠金晃晃的铜臭去衡量。

(陈光孚 译)

## 诗 韵

〔哥伦比亚〕埃杜阿尔多·加兰萨

我想告诉你什么是诗韵，但难以言传，  
它既不是沉默，  
又不是话语，  
更不是最悲伤的  
乐曲。

它也许与月亮  
或是紫罗兰  
的芳香作伴，  
象酒那么潮润，象歌儿那般醉人，  
它是这样折磨着你，好似夜曲一首。

它也许与夜晚在一起，  
这时，它只不过是  
风儿摇动树叶的簌簌声，  
失眠者常常见到的  
星辰。

如果月亮也有  
酒和紫罗兰的芳香，  
它也许就是月亮。

如果话语  
有了视觉，  
它也许就是  
晚间的话语。

总之，我不能向你言传。

(陈光孚 译)

## 夜 曲

[哥伦比亚]阿森西翁·西尔瓦

一个夜晚，  
一个满载着呓语、芬芳和乐曲的夜晚，  
一个夜晚，  
梦幻的萤火虫在潮湿的阴影中将自己点燃，  
你紧靠在我的身边，沉默、苍白，  
恰似一种无限痛苦的预感  
触动你那最隐秘深处的心弦，  
沿着草原上盛开鲜花的小路  
你信步徘徊，  
一轮满月  
挂在无垠深邃的蓝天，洒下白光片片，  
而你的影子，  
纤美、疲倦，  
与我的身影  
被月光，  
投在悲戚的沙原，  
在小路上汇合在一起，

两个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成为一条漫长的影子，  
成为一条漫长的影子，  
成为一条漫长的影子……  
这个夜晚  
孑然一身；灵魂  
充满了无限的苦痛和你濒死的呻吟，  
你我被时间、坟墓和距离隔离。  
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我们的呼声达不到的地方，  
沿着小路彷徨，  
默然和孤单……  
只听到犬儿吠月，  
——吠那苍白的月亮，  
和阵阵的  
蛙鸣……  
我感到寒冷。这寒冷来自你的卧室，  
你的面颊、鬓角和可爱的双手，  
衬托着雪白尸单上的  
一片静谧。  
这是墓穴的寒冷，虚无的寒冷，  
死亡的冰凌。  
而我的影子

被月光投下，  
孤零零地，  
孤零零地，  
在孤寂的平原上独行，  
你那苗条轻盈的情影，  
纤美，疲惫，  
好似在那逝去的春天的温柔夜晚，  
好似在那满载着呓语、芬芳和乐曲的夜晚，  
靠近，随之同行，  
靠近，随之同行，  
靠近，随之同行……啊，紧紧相连的身影！  
啊，身影与灵魂的影子合在了一起！  
影子呀，在悲哀和泪水长流的夜晚互相觅寻。

(陈光孚 译)

## 我的骑士

〔古巴〕何塞·马蒂

每天清晨，  
我的小淘气  
总要以长长的吻  
将我唤醒。  
于是，把我当作马儿，  
骑上我的胸膛，  
将我的头发  
当作马缰；  
快乐使他陶醉，  
我也同样欢畅，  
我的骑士  
用马刺催我，  
多么柔软的马刺呀，  
原是两只娇嫩的小脚！  
多么欢快的嬉笑，  
我的小骑手呀！  
我亲吻着

他的这双小脚，  
只需一个吻  
便可亲遍这两只脚！

(陈光孚 译)

##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古巴〕何塞·马蒂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来自椰子的故乡，  
但凡我在人世，  
就把心上的歌儿高唱。

我曾涉足天南海北，  
今后还将云游四方，  
千支歌中我是一曲，  
万峰之中我是一座山岗。

无论奇花还是异草，  
我都晓得它的怪名，  
无论上当还是受骗，  
我均深知它的苦痛。

我曾见  
黑夜之中

圣洁的美女将纯贞之光  
温柔地洒在我的额头上。

我曾见  
漂亮女人的肩头上  
生长出会飞的翅膀，  
瓦砾废墟之上  
亦有蝴蝶在飞翔。

我曾见  
一位男子生活孤寂，  
一把匕首形影不离，  
令他心灰意冷的美女，  
永远不再把她的名字提起。

灵魂的显现光一般地迅疾，  
我曾两度看到它的底细：  
一次是可怜的父亲弥留之际，  
一次是她道声再见，离我而去。

我曾摇撼那扇篱笆，  
是在葡萄园的门口，  
因为可恨的蜜蜂，  
蜇伤了我女儿的头。

我曾品尝过一次享受，  
一次从未有过的享受，  
那是当法官一边哭泣  
一边宣判我的时候。

隔着海洋越过大地，  
我听到有人在叹气，  
不，那不是叹气，  
是我儿躁动欲醒的鼻息。

如果有人对我说：  
“去，拿走世上最好的宝贝！”  
我将选择一位真诚的朋友，  
而不去把爱情加以理会。

我曾见受伤的苍鹰，  
翱翔在万里晴空；  
亦曾见喷毒的蛇蝎，  
死于自己的巢穴。

我晓得  
即使世界长眠，一片昏暗，  
万物静寂之时也会听到

温顺的小溪流水潺潺。

天上的星辰失去了光辉，  
恰巧陨落于我家的荆扉；  
我惊喜交加，不知所措，  
竟用僵直的手将它抚摩。

在我愤怒的胸膛，  
隐藏着刺痛的哀伤，  
被奴役人民之子  
生活只有这样：  
或是沉默，或是死亡。

一切，都美好而久长，  
一切，都和谐而舒畅，  
一切，都酷似那金刚，  
原本是炭，倘若失去了光。

我晓得  
愚顽之辈的隆重葬礼，  
豪华奢侈，哀乐四起；  
也晓得墓地结出硕果，  
将会超出一般的土地。

我沉默不语，心明眼亮，

不再让韵律的马达隆隆作响。  
我将脱下博士服，  
把它挂在一棵枯萎的树上。

(孟继成 译)

## 我渴望着

〔古巴〕何塞·马蒂

我渴望着回到我  
和情人去过的角落，  
那时只有她和我  
在那里踏浪、嬉乐。

只有她和我，  
她和我，  
由两只小鸟陪伴着；  
它们突然警觉，  
躲进了阴暗的洞穴。

她的双眸一直望着，  
那一对小生命多么快活，  
她手中拨弄着女花匠赠给她的  
红色的百合。

她用自己的双手

摘下芳香的忍冬，  
那朵凤仙多么高雅，  
那朵素馨宛如一颗银星。

为献殷勤凑到跟前，  
我要替她打开阳伞；  
可是她说：“且慢，  
今天的太阳我很喜欢。”

“我从未见过这许多的橡树，  
如此挺拔，如此高尚；  
耶稣基督一定住在这个地方，  
你看有那么多教堂。”

“我知道我未来的小女，  
将到此地来领圣体，  
我将给她穿上银色纱衣，  
宽沿礼帽一戴，倍添容仪。”

从阳光下来到树荫里，  
我们紧紧地吻在一起；  
此时传来教堂的乐音，  
三拍的节奏依稀稀稀。

如今我要故地重访，  
只当她不曾存在一样，  
回到那静静的冰湖之上，  
去分担小船龙骨的忧伤，  
抚摩那无言以对的小桨。

(孟继成 译)

## 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紧……

〔古巴〕何塞·马蒂

你的匕首插进我的肾脏，  
这有什么要紧？  
我的诗句  
比你的匕首更有力！

痛苦使大海枯竭，乌云密布，  
这有什么要紧？  
诗句即是甜蜜的慰藉，  
它从痛苦中轻快地升起。

（陈光孚 译）

## 我的诗篇

〔古巴〕何塞·马蒂

假如你看到一座泡沫的山，  
你看到的就是我的诗篇，  
我的诗篇便是一座山，同时  
也是一把羽毛扇。

我的诗篇仿佛短刀一把，  
刀柄上缀着一朵鲜花，  
我的诗篇是一股清泉，  
喷洒着珊瑚色的泉水。

我的诗篇色彩碧绿青翠，  
可它又是火红的野玫瑰，  
我的诗篇是一只受伤的马鹿，  
在山间寻找着避难的洞穴。

我的诗篇使勇敢者高兴、欢快，  
我那质朴而短小的诗篇，

锋利如钢，  
钢能铸剑。

(江志方 译)

## 不知道你如何想

〔古巴〕尼古拉斯·纪廉

不知你如何想，  
士兵，我恨你，  
虽然  
你、我  
是那么一样。

你穷，我也穷，  
我被压在底层，你也相同，  
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对你有仇有恨。

你常常忘记了我是谁，  
这使我伤心，  
见鬼去吧，如果我是你，  
你也会象我一样仇恨。

我不仅仅因为这些

才嫌恶你，

你，

我，

是同类同根，

不知你如何想，

我恨你啊，士兵。

你我将会

在同一条路上团结起来，

肩并着肩，

彼此毫无仇恨，

但你我都应当知道，

我们向什么目标挺进……

不知你如何想，

我恨你，士兵！

(陈光孚 译)

## 小 溪

〔古巴〕何塞·华金·帕尔玛

可曾见那温顺的小溪  
舔着草儿流去，  
走近时满面笑容，  
离开时不停地哭泣？  
象一缕白色的丝线，  
纤维惹人欢喜；  
走近时低吟浅唱，  
离开时泣涕涟涟。  
潺潺作响的水晶飘带  
碎成了小小的珠粒，  
象快乐的心灵在微笑，  
象悲伤的心灵在啼哭。  
在她的喃喃细语中  
酿成了白色泡沫的诗韵，  
象河中水鸭的羽毛  
划出的条条波纹。  
当微风摇动她的肌体，

她高兴得浑身发颤，  
好象飞奔向前，  
又象在呜咽或埋怨。  
在不知不觉之中  
她已温柔地到达，  
用自己的水流  
亲吻一朵朵鲜花。  
在她寒冷的泡沫  
和我痴呆的幻想之间，  
有些朦胧的感应，  
隐秘的同命相怜。  
她从背阴的灌木中流下，  
孤独、谦逊、默不作声，  
流啊，流啊，  
直至汇入大河，无影无踪。

(赵振江 译)

## 您 不 理 解……

〔智利〕玛丽亚·蒙贝尔

您不理解我的爱恋，  
那是母亲般的慈爱，  
又是孩子般的热爱。

您不理解我的渴望：  
剖开您的胸膛，  
我将灼热的心儿献上。

您不理解我的疯狂，  
情爱炙手可热，  
渴望温存，欲火盛旺。

您不理解我的愁苦，  
以无与伦比的狂乱，  
寻觅啊，寻觅倾心相爱的灵魂。

您不理解我的爱，  
钻石一般纯洁，

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您从来不理解我！  
我的心儿早已破碎，  
您啊，您从来就不理解。

我觅寻您的樱唇，  
您切齿咬牙，  
令我饱受凌辱。

我觅寻您的秋波，  
您怒目相对，  
犹如两把火红的利刃。

我觅寻您的酥胸，  
您骤然转身，  
恰似凶烈的狂飙。

既然您不理解我，  
无奈扬镳分道，  
而且……连告别的话语也不要。

(沈根发 译)

## 大 树 之 歌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啊，大树，我的兄弟，  
棕褐色的根子深深地伸到地里，  
仰着洁净的额头  
热切地向往着高高的天际。

安于栖居在这贫瘠之地  
吸吮着微薄的养分，是泥土把我哺育，  
但愿我永远保持着记忆，  
莫要忘记这蓝色的国度就是我的母亲。

用枝叶繁茂的荫伞，  
用记载生命的年轮，  
对过路的每一位行人  
表达我的友爱之情。

在生活的广漠原野，  
但愿我的存在  
作为万物之一，

能给予他人温柔与热情。

你是那么孜孜不倦，  
成果十倍于人，  
苹果红得娇艳，  
栋梁之材处处可见，  
香气溢向四方，  
绿叶供人乘凉；

树胶柔软透明，  
用途奇妙绝伦，  
枝头迎风俯首，  
叶片婉转低吟。

但愿我也和你一样，  
热情，豪放，  
胸怀如此宽广，  
把宇宙容纳包藏。

枝叶摇曳，千姿百态，  
从不疲倦懈怠，  
精力充沛，韧性不息，  
永不枯竭，永不老迈。

生命的脉搏  
规律、安详，  
可是，我却为时代的狂热  
耗去自己的力量；

我也要如此肃穆端庄，  
象久经世故的男子一样，  
庄严得犹如希腊石雕，  
不轻举妄动，胸怀坦荡。

温柔，善良，  
象生就一副女人的心肠，  
婆娑的枝头  
怀抱着多少生命的子房。

把你的叶荫给我，  
为世人遮风挡阳，  
因为在这人世的茫茫森林之中，  
他们找不到任何枝头来抵挡严霜。

无论在哪里  
你总是充满鼓舞的力量，  
永远举着树冠  
护佑着别人。

但愿我待人也和你一样，  
不管是童年、老年、快乐或忧伤，  
让博爱  
永远长在我的心灵上。

(陈光孚 译)

## 土 地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印第安的孩子，你如果累了  
就躺在土地上吧，  
要是你高兴，  
我的孩子，就和土地滚在一起玩吧。  
随着印第安的鼓声  
你会附耳听到土地传来奇妙的声音：  
火苗忽拉忽拉地响，  
不知疲倦地冲向天空；  
哗哗流淌的河流  
瀑布般地汹涌；  
动物在眸叫；  
斧子吞吃着森林；  
织布机嘎吱作响；  
打谷机在欢庆丰收。

哪里有印第安人的呼唤，  
哪里就有印第安的鼓声，

忽远忽近，  
象是飘走又似临近……

土地以他神圣的脊梁  
背着一切驮着一切：  
人们在上面走路、睡觉，  
在上面悲愁，在上面欢跳，  
它包容着活人，也包容着尸首。  
大地上响起印第安的鼓声。

当我死去的时候，孩子你不要哭，  
把你的胸紧贴在土地的胸脯上，  
不受外界干扰，  
屏住呼吸倾听，  
它的胳膊  
将我举起，呈现给你，  
你的母亲虽已腐烂，  
可你将看到的则完整无比。

(陈光孚 译)

## 秋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我把萧瑟  
带给正在凋零的白杨树丛，  
说不定什么时节，  
这些白杨树  
用枯黄的叶子  
覆盖我的前胸。

未近黄昏，  
阳光便在白杨树后默默地消失。  
我的心在乞求：  
阳光不要那么火红。

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曾将手臂伸给了爱人。  
他在我心灵中正在死去，  
如同傍晚毫无生气的彩霞。

我给万物带来的

只不过是一片  
缓慢的萧条，  
我的肉体则象颤抖的孩子。

现在我象一滴水珠  
消失在白杨树丛；  
是秋，我并不严酷，  
只是在自救，用我的双手！

我的鬓角上  
落叶散发着柔和的芳香，  
也许我会如此死去：  
踏着沙沙的干叶  
进到万木萧疏的林间。

虽然寒夜即将来临，  
可我孤单一身，地上变得苍白，  
只有蒙上霜的凋零橘花碎瓣；  
我欲归去，但难以起身，  
未能在落叶中挖掘坟墓，  
不知所措，只有哭泣，  
我的上苍  
让我落得这等孤单。

(陈光孚 译)

## 细雨霏霏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令人忧伤的雨滴  
落地之前  
象患病的孩子，  
昏迷。

拍打着树儿，拍打着风，  
四周一片寂静，  
雨丝凄然落下，  
哀吟。

天穹犹如浩瀚的心怀，  
显露出它的忧伤，  
这不是下雨而是流血，  
滴淌。

坐在家里的人们  
感受不到这种忧伤，

这凄凉的水滴来自  
天上。

丝丝带有倦意，  
颇似受辱受欺，  
点点落地，  
萎靡。

雨注……犹如饥饿的豺狼，  
夜晚笼罩着山岗，  
在大地的阴暗处  
岂能遐想？

雨水霏霏，  
难道你们让它浇着入睡？  
这是致命的雨丝啊——死亡的  
姐妹。

(陈光孚 译)

## 为桃树剪枝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用我纯洁无瑕的双手  
为桃树修剪枝头，  
好似用热情的脸庞  
去触碰爱人的鬓角。

又象我在创作一段诗句  
任血液在其中沸腾，  
把我的心扉敞开  
接受春天浩瀚的血流。

我的心儿带动桃树的脉搏跳动，  
在年轮的深处  
树干会感到我的心儿象凿子般地钻入。

爱我的人们都已经离去，  
只有我的心儿，受着桃树的支撑，  
这是我唯一奉献给世界的礼物。

（陈光孚 译）

## 乌拉圭麦穗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迎着一月的阳光  
麦穗结粒灌浆，  
个个象闭合的眼睛，合拢的手指，  
一层雾气蒙在穗上。

麦粒结得那么迅猛，  
似乎能听到咔咔的声响，  
连我的手也感到这种声音，  
不得不俯身细心聆听。

过了十个星期，粒粒饱满充盈，  
硬得象矿里的块铜，  
水分蒸发得雾气弥漫，  
在阳光下迅速无影无踪。

即便你是个女孩子，  
麦粒猛长的声音也不会使你害怕，

但是它们熟后爆裂的声响  
却使你胆战心惊。

因为死亡要把它们毁灭，  
只剩下牙床般的空壳，  
随着死亡的风儿飘散，  
可怜的麦穗。

(陈光孚 译)

## 孤 独 的 婴 儿

——致萨拉·胡伯内尔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听到哭声我停在山坡上，  
走进路边小屋的门廊。  
婴儿欢快的目光，从床上投向了，我，  
甘甜似美酒令我陶醉异常。

母亲迟迟未归，躬身操劳在耕地上，  
孩子醒来，寻找玫瑰色的奶头哭声凄凉，  
我把他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首摇篮曲油然而生，嘹亮悠扬……

月亮透过敞开的窗户将我们凝望，  
孩子已经入睡，歌声还在回荡，  
象是新的光源，照得我心花怒放……

当母亲颤抖着打开房门

看见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就听任婴儿在我的怀里畅游梦乡！

(赵振江 译)

## 圣 栎 树

——致教师布里希达·瓦尔克尔小姐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这强悍而又娴雅的女子的灵魂  
深沉时甜蜜，爱恋时严谨，  
象一棵枝叶芬芳、光采动人的圣栎，  
沿着她粗壮的枝干攀缘着盛开的花神<sup>①</sup>。

结实的栎树啊，柔和的夜来香，  
交织成她玫瑰色的心房。  
虽然高大挺拔，你一眼就会发现  
她的叶片上有激情在荡漾。

两千只云雀在她那里学习歌唱，  
乘风飞向四面八方，  
去栖息在极乐的天堂。

---

<sup>①</sup>指花神木。

崇高的圣栎树啊，让我吻你伤痕累累的树干，  
让我高高地举起右臂  
久久地祝福你上帝造就的神圣的身躯！

二

云雀的巢儿沉重，你昂首挺胸，  
乐意负荷，从不避重就轻。  
敏感的叶子为什么摆动，  
只想让树荫更宽更浓。

生活之风掠过你的叶丛，  
温柔无声，如情似梦；  
沸腾的生活弹奏你的琴弦，  
象上帝的节奏一样平静。

接受那么多的鸟巢，容纳那么多的歌声，  
你的胸怀放出那么多的馨香，  
给人那么多的享受，那么多的爱情，

这使你挺拔的树干变得神圣，  
使你不朽的树冠变成美的象征，  
秋天过去，你依然郁郁葱葱！

三

崇高的圣栎树啊，我要为你歌唱！

让人类邪恶的樵夫在你面前放下刀斧，  
愿你的树干里没有痛苦的泪水流淌，  
当上帝的光芒照到你的身上，它的胸怀  
会变得温柔宽厚，就象你的胸怀一样。

(赵振江 译)

## 相 逢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小路上，遇上了他。  
水面依然如故，  
玫瑰未开新花；  
可我的心灵却又惊又怕。  
可怜的女人啊，  
泪水挂满了面颊。

他哼着小曲  
本是漫不经心，  
可一看见我  
歌声就变得低沉。  
我看看那条小路  
奇异得如同梦境。  
宝石般的晨曦中，  
我脸上珠泪纵横！

他边走边唱，

带走了我的目光……  
在他的身影后面  
芳草一如往常。  
这有何用！  
我的心灵在空中激荡！  
虽无人将我伤害，  
我却眼泪汪汪！

当夜他没有失眠，  
我却守着孤灯未曾合眼；  
由于他全然不知，  
我的情思没刺伤他松香色的胸膛，  
也许在梦中  
他会闻到金雀花的芳香，  
因为一个可怜的女人  
脸上眼泪汪汪！

独来独去，我并不畏惧；  
又饥又渴，也未曾哭泣；  
可自从与他相遇，  
上帝就让我充满了忧虑。  
母亲在床上为我祈祷，  
一片诚心诚意。  
可今后我的脸上

也许永远残留着擦不干的泪迹！

(赵振江 译)

## 痴 情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天啊，  
请闭上我的双眼，  
封住我的双唇，  
时间纯属多余，  
言语全然说尽。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久久没有说话。  
目光凝滞象灵魂出窍，  
面色惨白在惊恐挣扎。  
经过了这样的时刻，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他声音颤抖，  
我结结巴巴，  
忧伤苦闷，  
糊里糊涂地回答。  
我讲了他和我的命运

注定是血和泪的混杂。

从此后，我知道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任何脂粉都会在泪水中消溶，  
流下我的面颊！

耳朵听不见声音，  
嘴巴不能说话。  
在毫无生气的大地上  
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无论是血红的玫瑰  
还是沉默的雪花！

天啊，我不曾将你呼叫，  
哪怕是辘辘饥肠，  
可现在我却要求你：  
让我的脉搏停止，将我的眼睛闭上！

请为我遮挡清风，  
清风会把他的声音吹向远方；  
请让我摆脱烈日，  
烈日会驱散他的形象。  
请接受我吧，

我满怀激情地前往，  
激情满怀！就象注满洪水的大地一样！

(赵振江 译)

## 死的十四行诗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人们将你放在冰冷的壁龛里，  
我将你挪回纯朴明亮的大地。  
他们不知道我也要在哪里安息，  
我们要共枕同眠梦在一起。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  
象母亲照料酣睡的婴儿那样甜蜜。  
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  
将你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我将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在月光缥缈的蓝色的薄雾里，  
把你轻盈的遗体禁闭。

赞赏这奇妙的报复我扬长而去，  
因为谁也不会下到这隐蔽的深穴里

来和我争夺你的尸骨遗体！

## 二

有一天这长年的苦闷会变得更加沉重，  
那时候灵魂会告诉我的躯体，  
它不愿再在玫瑰色的路上拖着包袱行走，  
尽管那里的人们满怀着生的乐趣……

你将觉得有人在身旁奋力挖掘，  
另一个沉睡的女人来到你寂静的领地。  
待到人们将我埋葬完毕，  
我们便可以畅谈说不完的话语！

到那时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你的躯体未到成年又不疲倦，  
却要在这深深的墓穴里长眠。

在死神的宫殿里也有光芒耀眼，  
你将明白有星宿在洞察我们的姻缘，  
你背叛了婚约就该命染黄泉……

## 三

那一天，邪恶的双手控制了你的生命，  
按照星宿的示意，你离开了百合花丛。  
当邪恶的双手不幸伸进花园，

你的生命之花正当欢乐的妙龄……

我曾对上帝说：“人们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途径。

他们不会指引那可爱的魂灵！

主啊，让他逃出那致命的魔掌，

或沉沦在你赐予人们的漫长的梦中！

我不能向他呼喊，也不能随他运行！

倾覆他小船的是一阵黑色的暴风。

让他回到我的怀抱或让他年茂时丧生。”

在如花似锦的年华，船儿停止了运行……

难道我不懂得爱，难道我没有情？

将要审判我的主啊，对此你了解得最清！

(赵振江 译)

## 陶 杯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我梦见一个简朴的陶杯出现在眼前，  
它将你的骨灰装殓；  
杯子的壁就是我的面颊，  
咱俩的灵魂和睦相处、亲密无间。

我不愿将你的骨灰撒在闪光的金杯里，  
也不愿在精雕细刻的古代珍罐里安放。  
只愿将你收殓在一个陶土的杯子里，  
简单朴实就象我裙子上的皱褶一样。

这一天下午我到河边将陶土捞取。  
心潮翻滚，制作那个陶杯。  
扛着庄稼的农妇从那里走过，  
她们哪知道我在捏丈夫的床褥。

我将那一抔陶土捧在手里，  
它象一丝泪水从指缝里无声地流去。

我要用超人的亲吻给杯子打上印记，  
我无限深情的目光是你唯一的寿衣。

(赵振江 译)

## 云 之 歌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缥缈的云啊，  
轻柔的绢，  
把我的心灵  
带上蔚蓝的天。

离家远啊，  
家见我心伤，  
离乡远啊，  
乡见我身亡！

飞逝的云啊，  
把我带向大海，  
去倾听海潮的  
歌声，  
让我也去歌唱  
在浪花丛中。

云彩、花朵、脸庞，  
为我画一幅他的肖像，  
不忠的时光  
已使他的形象渺茫。  
没有他的面孔，  
我的灵魂会腐烂溃瘍。

云啊，  
流逝的云，  
把清凉的甘露  
洒在我的胸膛。  
我的嘴唇  
早已张开渴望！

(赵振江 译)

## 雨

[智利]维森特·乌依多夫罗

暴雨下一片黑暗。

房子，

象紧靠着空荡的海面。

在那水柱之中

一个小巢孤苦伶仃，

我躲藏其中。

也许我是将被冲碎的星辰，

或是被浇灭的萤火虫。

悠扬的歌声回荡，

仅有的一束光亮

也能驱散这片黑暗，

只因我胸中怀着长明灯一盏。

就连那洁白、会唱歌的云雀  
也不如我自在。

(陈光孚 译)

##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  
仍包藏在我的躯体里，还是已经消亡？  
谁知道是由于我不喜欢他  
还是他不喜欢我？

我们共同度过那么多时光，  
难道长大成人就是为了分离？  
童年的我既然已经逝去，  
为什么我们并没有死在一起？

如果作为灵魂，他已经离去，  
为什么还要剩下我这副骨骼和躯体？

（陈光孚 译）

## 你 的 脚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望不到你的脸时  
就注视着你的脚。

你的脚长着弧形的骨骼，  
坚实而又纤细。

我晓得它们支撑着你，  
你那轻柔的身躯  
在它们之上亭亭玉立。

基于这双脚——花蒂，  
你的腰身  
显出双倍的朝气，

你那双眸子有了它们  
翱翔在更广阔的视区，  
还有你那宽厚甜美的嘴，

你那棕红色的头发，  
共同组成一座我心爱的小塔。

但是，我所以爱你的双脚，  
更由于  
它们曾踏遍青山，  
蒙受风尘，涉水过渠，  
直到使你与我相遇。

(陈光孚 译)

## 女 逝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假如你与人世溘然别离，  
如果你骤然与我诀别，  
我将继续活下去。

如果你就此长逝，  
我不敢，不敢  
再写下去。

不过，我要继续活下去。

只因为四周是那么沉寂，  
作为男子汉，我要活着，  
去呐喊，去呼吁。

当黑人还身受鞭笞，  
我怎能忍心自毙。  
兄弟们还身在囹圄，

我也要随之入狱。  
胜利，  
它不属于我自己，  
它是众人的胜利。  
为了它的到来，  
就是哑巴，我也要呼吁；  
双目失明也要看个明白、清晰。  
你，一定会谅解我的。

如果你突然与世长辞，  
是的，  
你，我亲爱的，我的爱人，  
如果你  
已经长逝，  
我胸中的叶子会纷纷凋谢，  
日日夜夜，  
我的心中阴雨潺潺，  
阵阵寒雪将封闭我的心田，  
我将伴着寒冷、灼热、死亡和冰雪，  
我的双脚走近你长眠的墓地，  
可是  
我得继续活下去，  
因为你曾那么热恋过我，  
胜过所爱的一切，

我的爱人，你晓得

我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而且属于整个男人的世界。

(陈光孚 译)

## 情 诗 一 首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傍晚，在我的天空，你象朵云彩，  
你的颜色，你的形状，如我所望。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蜜嘴唇的女子，  
我无数的梦想系在你那生活上。

我的心灯使你的双脚呈玫瑰红，  
我的酸酒在你唇上最最甜蜜。  
啊，我日暮之歌的女收割者，  
在孤独的梦中我为何感觉你是我的！

晚风里我走着呼唤：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风把我唤偶之声卷起。  
我眼皮下的狩猎者，你的赃物  
象水似的，使你夜间的目光停滞。

亲爱的，你被囚在我这音乐之网，  
我的音乐网儿象天空一样宽广。

我的灵魂降临在你哀伤的眼畔。  
我的梦域在你哀伤的眼中开始。

(于凤川 译)

## 衣服的赞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每天清晨，你等待着我，  
在那椅子上面。  
用我的爱情、虚荣、  
希望和身躯  
将你装填。  
尚未走出梦乡，  
还未梳洗打扮，  
便钻进你的袖管，  
我的腿觅寻着  
你那空空荡荡的腿，  
与你的腿臂交换。  
你一贯顺从我的意愿，  
随我出去游转，  
伴我进入诗歌创作的意境，  
通过窗子我观察到：  
事物、  
男人、女人、

事件与纠纷。  
他们构成了形象，  
使我思绪起伏不停，  
或是挥笔而就，  
或是双目圆瞪，  
张着嘴巴思忖。  
就这样，  
衣服，  
我使你经受了考验，  
有时将你肘部磨破，  
有时将你的缝线扯断，  
你的生命  
与我如此休戚相关。  
在狂风面前  
你如同我的灵魂，  
抖动，共鸣；  
遇到恶劣环境，  
你紧紧地  
裹住我这一身空骨。  
到了夜晚，  
黑暗与恶梦  
魔影般地缠住你我的翅膀。  
我不禁要问：  
如果有一天，

敌人的  
子弹  
将你染上我的血迹，  
到那时  
你也要与我死在一起？  
也许  
事情不会  
象出戏剧，  
而是比较简单。  
衣服，  
你与我一起  
病倒，  
与我，与我的身体  
一起衰老，  
也一起  
被埋进  
土地。  
因此，  
每天  
我都向你  
致以敬意，  
然后与你搭腿挽臂。  
是的，有时我会把你忘记，  
这是因为

我们已经合为一体。  
我们仍旧迎风而立，  
在夜晚、在街道上，在斗争里  
我们是个整体，  
也许，也许，也许立于不败之地。

(陈光孚 译)

## 太阳的颂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从前我不了解太阳，  
那时我过的是冬天。

是在

南方的山乡。

泛滥的洪水

淹没了

大地。

天空是

一把无边的苍白的

雨伞，

一个披着

绿色长发的

海洋里的

水母。

雨

滴落在房顶，

飘洒在夜晚

黑色的树叶上，  
天上的水啊，  
从缺齿的  
冰山间  
降下来。

后来我曾横穿各个气温带。  
沙漠里我看见了  
那孤独高悬着的  
圆圆红太阳，  
还有它那叫人眼花缭乱的  
红色的美髯，  
啊，那是一头关在利剑围成的圈子里的狮子，  
一朵开在天庭中央的  
鲜花。

太阳哟，  
父辈的玻璃球体，  
你是时钟  
和力量，  
是行星中的长者，  
永远  
喷射着烈焰的  
巨大的

金黄的玫瑰，  
永远  
在将自己  
点燃，  
天顶的  
厨房，  
纯洁的  
光焰，  
既是炉火又是火夫，  
时而狂怒，时而坦然。  
太阳哟，  
我愿以美洲  
古老的眼睛看着你：  
有着鸵鸟一样的强壮，  
玉米做成的  
脑袋，  
枯黄的心，  
金色的痣，  
发烫的身子，  
犹如刚熟的胡萝卜。  
你的目光是  
多么美丽，  
你的双手  
刚一触及树枝，

春天  
就来临。  
你抚摩麦田，  
顷刻间露出琥珀色的尾巴，  
重现  
你的模样，  
麦苗破土而出。  
你是神圣的烤箱，  
将麦粉烤成  
面包，  
天上的面包。  
你不是  
白色的星星，  
不是寒冰，  
不是在黑夜里  
见到的  
硬结的金刚石。  
你是  
白天的  
力能，  
强壮的多产者，天庭的幸运儿，  
在那块块秧田里  
在你的跳动的脉端，  
种子

在发芽，  
大地  
袒露出绿色的身姿，  
我们  
高举起  
装着葡萄  
和土块的  
高脚杯，  
激情满胸怀，  
我们继承你的产业，  
我们是  
太阳和大地的  
后代。

美洲的  
人们  
我们就是这样地创业。  
在我们的血液里，  
大地和太阳  
仿佛各种营养的引力  
在循环，  
我们尊敬你啊，  
守护我们的圆球，  
发光的玫瑰，

天上的  
高悬的火山，  
群峰的父亲，  
怀胎的美洲虎，  
金塑的族长，  
劈啪有声的光环，  
万物的源泉，深邃的育婴箱，  
宇宙间的公鸡。

(江志方 译)

## 月 亮<sup>①</sup>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在我降生的时候，我母亲去世，  
带着那痛苦的神圣的灵魂。  
她的身躯洁白明净，  
肌肉下有一个星星似的发光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伴随着一支无敌的晨歌，  
让我微笑又使我惊愕。  
她病魔缠身，生就  
一副嶙峋瘦骨，  
临终时她惨白的手，  
使我想起那皎洁的月色……

因此——兄弟啊——在透明的玻璃窗外，  
田野是这样的凄凉……

---

①聂鲁达出世未满一月，他母亲即死去。这是他十六岁时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一首诗。

我生命中的这轮苍白的月亮  
照耀我成为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江志方 译)

## 星期三的白天(之一)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可怜的小屋：  
母鸡在孤独的院子里转悠，  
母亲在缝衣服。

母亲在缝衣服，  
她又补又缝，又缝又补，  
白天和黑夜多辛苦。  
在屋里的四角，  
开着数不清的  
花朵。

在这可怜的房间里，  
处处是  
凄凉的忧伤。

(江志方 译)

## 夜 曲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夜晚，在颤抖的烛光下，  
我独自忧伤地沉思。  
我想起了逗人的乐事，诡计和欺骗，  
想到了令人烦恼的老年  
和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

我在想大海，也许是我耳边  
总感到浪花在飞溅。  
我远离那渔民畏惧的大海，  
他们为生计而奋争，  
他们的母亲在孤独地等待。

我思来想去，想到了一切：  
那爬行的小甲虫，  
那满是淤泥的池塘，  
那蜿蜒曲折的小溪里  
清澈的溪水不再流淌。

当夜晚来临，漆黑的夜  
象狼的大嘴，我陷入  
充满痛苦的思虑，  
脑子里笼罩着一片阴云，  
那是永世难忘的怀念。

蜡烛快燃尽，烛光摇曳，  
好似垂死者极为痛苦的痉挛。  
天空泛起鱼肚色，  
就此结束了我对未来的翩翩浮想。

(江志方 译)

## 给贫困的一支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当我刚一出生，  
贫困啊，  
你就跟上我，  
严冬里  
你透过  
腐朽的板壁  
看着我。  
突然间  
你的眼睛  
从洞眼里朝外张望。  
夜晚  
漏雨滴答，  
在反复念诵着  
你的名和姓。  
有时候  
裂口的盐罐，  
破旧的衣衫，

开绽的鞋子，  
都让我感到你的存在。  
你蛀虫般的牙齿，  
沼泽地的眼睛，  
正在那里  
对我窥探，  
你那灰色的舌头  
截断了  
衣服、木料，  
骨头和血液，  
你在那里  
寻找我，  
从我诞生的时候起  
你就在大街上  
追觅我。

当我在郊外  
租了一间小房屋，  
就见你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  
等着我。  
或是在黑暗的旅馆里，  
在掀开床单的时候，  
年轻的我  
闻不到

裸体的玫瑰花芳香的味道，  
却听到从你嘴里发出的  
阴冷的唢哨。  
不论是在军营中或医院里，  
和平的日子或战争期间，  
贫困啊，  
你总是盯着我，  
当我生病的时候  
有人来敲门：  
进来的不是医生  
又是你贫困。  
我看见你把我的家具  
扔到街上，  
使行人  
象石头似地摔倒。  
雨天街中  
你啊，带着一种恐怖的爱，  
用一大堆废弃的物品  
垒成一个  
缺腿的御座，  
同时一边瞧着那些穷人  
一边收走  
我最后的一个盘子去做成了王冠。

现在，  
贫困啊，  
我追跟你，  
从前你是这般铁面无私，  
此刻我也一样毫不留情。  
在每一个穷人的  
身旁  
你会见到我在歌唱，  
在不干净的旅店  
每一条床单的  
下面，  
你将找到我的诗章，  
我盯着你，  
贫困啊，  
我监视你，  
我接近你，  
我朝你射击，  
把你隔离起来，  
拔除你的指甲，  
敲碎你的  
残存的牙齿。  
我  
无处不在：  
海洋上我和渔民在一起。

矿山里  
人们  
洗净了脸，  
擦去了黑色的汗水，  
他们就会发现  
我的诗句。  
每天我随纺织女工  
从家里走上街。  
我有一双白净的手，  
能在面包店里做面包，  
在你所到之处，  
贫困啊，  
我的诗  
都会在那里歌唱。  
我的生命  
在那里，  
我的鲜血  
在那里沸腾。  
我将打倒你的  
苍白的大旗，  
不管它在何地升起。  
从前有的诗人  
把你视为神灵，  
对你的外表十分崇敬，

他们只食烟火，  
早已不见踪影。  
我  
向你挑战，  
用铿锵的诗句敲打你的脸庞，  
将你装上船，把你流放，  
我和其他人，  
很多其他人一道  
把你赶出去，  
从地球赶到月亮上，  
让你在那里  
受冻又坐牢，  
用一只眼睛  
瞧着覆盖着明天的地球的  
一串串花果和面包。

(江志方 译)

## 给悲伤的一支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悲伤啊，  
你是七个爪子都烂掉了的  
丑八怪，  
蜘蛛网上的细卵，  
头部受伤的老鼠，  
母狗的尸骨。  
这儿不许你进来。  
快快滚开。  
滚回南方去，  
带着你的雨伞。  
滚回北方去，  
带着你的蛇牙。  
这里住着一位诗人，  
悲伤绝不能  
从这几扇门里进来。  
穿过窗户，  
透进了世界的空气，

传来了人民胜利的欢声，  
新开的红色玫瑰，  
人民绣成的旗帜映入眼帘。  
你却不行，  
这里不准你进来。  
如果你抖动  
那蝙蝠的翅膀，  
我将踩踏  
从你的外套上  
掉下来的羽毛，  
我要把你尸体的碎块  
扫向  
风的四角，  
我要将你的脖子扭伤，  
把你的双眼缝上，  
把你的寿衣剪掉。  
悲伤啊，  
我将掩埋掉  
你那令人厌恶的尸骨，  
上面栽一棵繁花满枝的苹果树。

(江志方 译)

## 歌唱爱情的秘密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你知道吗？  
人们已经猜出  
我们之间的奥秘，  
谁也  
不说什么，  
但是注意着我，  
注视着我们，  
尽管你的眼神，  
语气和举止  
从未露于言表，  
他们还是  
敏感地知道。  
人们不想发现这个秘密，  
但这秘密却乐于被人们知晓。  
我告别出门  
走到街角，  
他们就会猜出

你在那里已经等我等得心焦。

我兴高采烈，

感情活跃，

唱歌，

向往未来的美好，

当然

这只表现在我的心底深处，

可是人们却能通过各种方式

了解我的心绪，

知道你即是我的欢愉。

人们注视着

我的油污裤子上的钥匙，

这是你的房门钥匙，

薄薄的金属，象月光那么明亮，

还散发着茉莉的香气，

碰撞着当当作响。

你就是守口如瓶

仍然会泄露爱的心情，

你就是闭上传神的双眼

依然是那么透明，

尽管你将爱情的秘密包得非常严实，

仍象藏在黑色树丛中的白色鸽子

那么刺眼鲜明。

即便这鸽子在心底秘密地飞行，  
只有一丝细声，  
犹如天上落下  
霏霏雨滴，  
耳朵里落进了  
一丝微尘，  
人们也都会及时察觉，  
于是，我的爱情  
在图书馆里  
男人中间  
传闻，  
我们爱情的秘密  
在商店  
附近  
女人中间，  
象一只车轮  
滚动  
不停，  
让它滚动去吧，  
让它滚动、  
传闻，  
它只能吓住  
僵死的塑像、  
冷漠的城墙，

让它  
与商场的蔬菜一起  
出出进进，  
到处成为话题和新闻，  
只要  
有土地，  
爱情就能扎下根，  
根子上面  
开出一朵罌粟花，  
你的嘴  
便是罌粟花瓣。  
我们爱情的秘密、  
爱情的活动  
只不过是  
低声的情语，  
树荫下的散步，  
彼此的柔情。  
当我们不在场的时候  
有些人自然要议论，  
这有什么要紧，  
爱情即是一朵罌粟，  
毫不希奇，也不神秘。  
爱情，  
爱情，

爱情，  
它也许是一朵神秘的花，  
是看不见的火焰，  
但能够留下  
明显的燃烧痕迹。

（陈光孚 译）

## 疲 倦

〔智利〕卡洛斯·蒙达卡

谁能象幼儿一样安然入梦，  
痛苦的梦中露出笑容，  
梦见伙伴，梦见爱抚，  
大梦沉沉，愈睡愈浓。

梦游中通过人生的旅途，  
对内心的世界目不转睛，  
紧闭着永不作声的双唇，  
只聆听心脏的跳动……

一生中没留下任何行踪……  
象可怜的小溪在烈日下蒸腾……  
一个黑夜象星星一样消逝——  
燃烧了千万年，从未被人看清……

(赵振江 译)

## 致 母 亲

[智利]吉列尔莫·玛塔

当看到可爱母亲  
瘦削的尸体，  
干瘪的胸膛，  
沉默的双唇，  
静止的臂膀，  
啊！我们内心的痛苦  
多么深沉！  
多少次，我们睡在她怀里，  
倾听她温柔甜蜜的吟唱；  
她的双臂将我们爱抚和拥抱，  
多么慷慨大方！  
一位母亲，一位亲娘！  
第一颗爱的银星  
在摇篮旁，  
在质朴朦胧的童心上  
闪烁着纯洁的光芒。  
她是我们在痛苦中“等待”的声音，

她是最近的海岸、救生的良港，  
世界上遇难的航船驶向那里  
等候伤员们平安无恙。  
母亲就是光明，母亲就是生命！  
她是唯一永无止境的爱情，  
她就象心灵中的精华  
不断地挥发和纯净。  
信仰再也不会崩溃，  
当它战胜懊悔，  
它将牢固地抓住我们的灵魂，  
就象是生命的青藤！  
亲爱的妈妈，你的名字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就象上天神秘的和声一样，  
永远漂浮在我的脑海，  
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它将是最后的回声  
在我死去的嘴唇上震荡！  
在我的坟墓中  
它将是墓石和寿衣上的圣像！

(赵振江 译)

## 幸福的日子

[智利]尼卡诺尔·帕拉

今天傍晚，我走遍了  
故乡寂静的大街小巷，  
唯一的朋友陪伴着我，  
那就是暮色苍茫。  
眼前的一切和当年没有两样，  
秋天和它那朦胧的灯光，  
已被时间掠走，  
给它们罩上了凄凉的忧伤。  
请相信，我从未想过  
重游可爱的故土，  
可现在回来了，却不明白  
我怎么会远离了家乡。  
一切都毫无变化，  
无论白色的房屋或古老的门廊；  
一切都原封未动，  
教堂的塔顶上还有燕子的巢房；  
蜗牛爬行在花园里，

青苔还长在潮湿的石地上。  
谁也不会怀疑  
这里是蓝天和枯叶的领地，  
每一个事物  
都有它独特美好的篇章，  
就连那阴暗的影子都使我  
仿佛看到了祖母的目光。  
这都是值得怀念的往事，  
伴随我度过了青春的时光。  
广场拐角上的奔跑，  
潮湿古老的城墙，  
多么美妙的往事啊！我的上帝！  
人们从来不知道珍惜真正的幸福，  
当我们把它想象得遥远的时候  
它却就在我们的身旁。  
啊！真可悲！我这才有所醒悟，  
生活原来是一种幻想：  
一种希望，一场无边的梦境，  
一片小小的白云飘荡。  
说来话长，我已经不知所云，  
激情使我的头脑发胀。  
当我开始做个人的事情，  
万籁俱寂，无声无响，  
羊儿一只接着一只

悄悄地回到了圈房，  
我亲自向它们一一致意，  
当我面对小小的丛林，  
它用一种莫名其妙的乐曲  
滋润着游子的耳膜心房。  
这时我想起了大海，数着落叶  
对死去的姐妹聊表手足情长。  
太好了，我继续自己的游览，  
好象对生活毫无希望。  
从风车的轮叶前经过，  
停在商店的近旁：  
咖啡的芳香依然如故，  
头顶上还是那同样的月亮，  
昔日的小河与现在的小河  
看不出有什么两样。  
我清楚地认出，这就是  
父亲种在门前的那棵树。  
(尊敬的老人在得意的时候  
他的心胸胜似那敞开的门窗。)  
我敢肯定地说  
当狗儿在直射的星光下  
甜蜜地酣睡，  
会如同在中世纪一样。  
此时此刻，我感到周围

洋溢着紫罗兰的幽香，  
这是慈爱的母亲所种，  
为了医治咳嗽和悲伤。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多少岁月  
我说不清爽，  
但是肯定，一切都和原来一样，  
桌上的酒依旧飘香，夜莺依旧在歌唱，  
弟弟妹妹该回来了，  
他们大概刚刚离开学堂。  
只是时间抹掉了这一切，  
犹如一场白色的沙暴飞扬！

(赵振江 译)

## 感谢你啊，生命

[智利]维奥丽达·帕拉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给了我一双慧眼，使黑白变得分明，  
能看清天空中闪烁的繁星，  
人群中情侣的面影。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给了我灵敏的听力，无论是夜晚天明，  
能听清蟋蟀和小鸟的欢唱，  
铁锤、风车、犬吠和雷霆，  
还有心上人温情脉脉的歌声。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赋予我发声和拼音的本领，  
语言使我会思考和说明：  
母亲、兄弟、朋友和指路的明灯，  
还有我那意中人的心灵。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它使我疲倦的双脚踏涉了遥远的路程，  
走过了城市和沼泽、  
海滩、沙漠、平原和山岭，  
还有你的街道、院落和家庭。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当看到人类智慧的结晶，  
看到在你的眼里  
善恶是如此分明，  
我的心里，禁不住热血沸腾。

我感谢生命，它对我慷慨多情。  
它给了我欢笑，也给了我哭声。  
我以此区分幸福和悲痛，  
这是我的歌子的基调。  
我的歌声就是大家的歌声。

(赵振江 译)

## 要个当游击队员的儿子

[智利]维奥丽达·帕拉

我真想有个儿子  
象石竹花一样晶莹，  
敏捷似清风，  
让他叫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①  
这最崇高的姓名。

我让他从小就懂得，  
当有人象出卖胸针一样地出卖祖国  
人们该做什么；  
我要他成为游击战士  
为祖国而拼搏。

祖国的脖子上  
套上了路希费尔②的绳索，

---

①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是智利一位传奇式的人民英雄，独立战争中的游击队领袖。

②路希费尔是叛变的天使的首领。

无论工人或山民  
竟没有保卫祖国的气魄；  
士兵虽有成千上万，  
象曼努埃尔的竟无一个。

从坟墓中起来吧，兄弟，  
为祖国而战！  
不然你的敌人  
就要将你的旗帜改换，  
那时八百万同胞，  
连面包也没有一片！

我满怀着希望，  
儿子一定会诞生，  
手中拿着宝剑，  
心中是曼努埃尔的赤诚，  
为了教训胆小鬼  
爱憎要分明。

想着那游击战士  
我不禁热泪纵横，  
象曼努埃尔的人  
或曾有五百，  
但是在此时此刻

却一个都未降生。

迷迭香的花芯啊，  
我要再三地申明：  
懦弱的恶狗们  
背叛并杀死了游击英雄，  
但英雄不会死，  
永活在我心中。

(赵振江 译)

## 黑人家里空空

〔多米尼加〕马努埃尔·德尔·卡乌拉尔

—

我曾见你开采金矿  
——黑人没有土地——  
曾见你在地下挖掘钻石  
——黑人没有土地——  
象刨掘自身的碎骨  
你从地下挖出煤炭。  
上百次我见你在地上播种  
——黑人没有土地——  
你的汗水总是那么淋漓，  
浇灌着大地。  
你痛苦的泪水比雨水还丰富，  
湿润着土地。  
你的汗水，你的汗水啊，都献给了  
那位有上百条领带、四辆豪华轿车、  
双脚从不沾地的主人。

这一切都由于土地不属于你，  
将来会属于你的。

## 二

尽管无人监视你……  
你也得光着脚板干到黎明，  
日月围着你的脊梁转来转去，  
脊骨被压得发出悲声，劳动多么沉重，  
而工资却那么低微。

我从未见你安睡……从未见你睡觉……  
那双光光的脚板  
从不让你上床休憩。

你只挣十分钱，十分钱一天，  
泥水却满身，我晓得  
你挣得很少，  
家中赤贫如洗，  
只有  
一套脏衣服、  
一张破旧的活动床。  
说话只有一声招呼，却很干净：哥们。

## 三

哀愁的黑人，多么悲伤，

你每个动作都给我启迪。  
你不象男子汉，却和男人们在一起，  
你的微笑淡如水，  
只能使生活退色，而不能洗涤任何东西。

我想接近你，但是  
如同小溪去接近大海……你的眼睛  
时常泛出海洋般的悲哀，  
虽然把你身躯淹没，但淹没不了你的灵魂。  
你的每件东西都充满了悲伤，  
每一件东西……诸如镜子……

你的沉默充满了内容，  
你的话语充满了内容，  
你的不安充满了内容，  
你的耐心充满了内容。

你的眼泪不会象水珠白白地淌下，  
你的话语从不落在光滑的地板上。

#### 四

顺从的黑人  
还不及那  
露天的小潭

坚强。

你的笑，只是苦笑，  
沉痛万分的  
苦笑  
象一朵勇敢的百合花  
植根在泥潭。

尽管你，  
满身沾上柔软的泥浆，  
可是，木然的黑人：  
今天大地的回声从你的眼中迸发，  
这双眼睛里已经响起不甘屈服的雷声。

(陈光孚 译)

## 永生，我在万物中寻找你

[厄瓜多尔]加莱拉·安德拉德

永生，我在万物中寻找你，  
在世纪啃噬的石碇间，  
在死去的树木和逢春的枯木里，  
在湍湍的河流中，  
时间永不回头。

永生，我在空间寻找你，  
在夜空  
萤火虫成群飞来飞去，  
天色破晓，  
白天又回到了原来的时辰。

永生，我在分分秒秒中寻找你，  
象鸟儿一样飞逝而过，  
但是它却又是一滴永衡的水，  
滴落而获新生，  
从不会耗尽。

永生，你的形象存在我的身边，  
但是，我是一个路人，  
是这个星球的一位普通的过客，行路匆匆。

(陈光孚 译)

## 云

〔墨西哥〕迪亚斯·米隆

海天之处升起了云，  
轻唤一声服丧的人，  
你何必再度感到痛心？  
它会使天空更明朗，  
它会使大气更清新，  
它会为阳光添异彩，  
它会给大地披绿茵！

莫要怕，  
勿须惊，  
任凭风去吼，  
任凭雷去轰，  
任凭电去闪，  
天摇地动摧乡城，  
这样的暴动定会成功……  
人民的自由要靠红色的双手去奋争！

（孟继成 译）

## 致 贝 尔 塔

[墨西哥] 迪亚斯·米隆

你性格爽朗，待人亲昵，  
你容貌标致，美似仙女，  
你肌肤雪白，纯洁如玉，  
而且  
你永远是这样天真稚气。

浪儿的诳骗，色徒的进攻，  
与你的品德水火不容；  
我知道，你的心和身，  
象光和水一般地透明。

你的句句话语都是甜美的谐音，  
那是你的心如同诗琴一般在低吟，  
你听，它又象一只云雀在报晓，  
你看，它躲在阴影里，树枝还在摇。

愿你做一条宁静而清澈的溪流，

我将是躬身在你岸边的垂柳，  
俯视那幽幽水底的卵石，  
望着那映在水中的蓝天星斗。

(孟继成 译)

## 雪 花

〔墨西哥〕迪亚斯·米隆

为了打破这压抑的冷漠，  
你把天使般的目光投向了，我，  
又将苍白而冰冷的小手  
插入我蓬乱乌黑的发窝。

但是姑娘啊，  
这将徒劳无果！  
你总归无法安慰我，  
我们之间有天壤相隔！  
如果你是雪花，为什么不把我冻成冰坨？  
为什么我不能将你熔化，倘若我是烈火？

你高贵而透明的手，  
抚摩我这奴隶的头，  
火山上覆盖着滚烫的石头，  
冰冷的雪花岂能在此久留。

（孟继成 译）

## 北 极 的 微 风

[墨西哥]迪亚斯·米隆

据说航海家到北极破冰，  
忍耐着难以想象的寒冷，  
但有时不知从天下何方，  
吹来一阵香而暖的微风。

好一阵过路的煦风，你恰似一个吻！  
多么惬意、多么舒柔、多么迷人！  
要说胜过这种陶醉，  
大概只有爱的热吻。

好了，我已领略你的双眸，  
旅行家在北极已有感受，  
那阵微风来自他乡异地，  
温情地抚摩着他的额头。

冬夜里上帝曾经设想，  
你的目光是那般明亮，

它可化作玫瑰的香气，  
它可成为春天的阳光。

（孟继成 译）

## 扭断天鹅的脖颈

〔墨西哥〕冈萨莱斯·马丁内斯

扭断那长着骗人羽毛的天鹅的脖颈。  
它只有在湛蓝流水中才显出羽毛的白净；  
它只会炫耀自己的优雅，但从不能  
感受事物的灵魂和大自然的风情。

撇开一切形式和话语，  
因为它们与生活的内在节奏  
不能适应……去热烈地追求生活，  
生活同时也会了解你的赤诚。

请看聪颖的猫头鹰是如何展翅  
离开奥林匹斯山<sup>①</sup>，帕拉斯<sup>②</sup>的膝前，  
休憩在那株树上，停止了默默的飞行……

---

① 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东北部，古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居住在山上。

② 帕拉斯是密涅瓦女神之一，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它没有天鹅的优雅，但是它那  
警觉的眸子注视着阴暗之处，默读着  
寂静夜晚的神秘之书。

(陈光孚 译)

## 访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穿过砖石垒垒和枯燥城市的夜幕  
田野走进我的房间。  
展开它那绿色的双臂，鸟儿在手腕上啼啭，  
树叶也随之翩翩。  
它手中握着一条河流，  
田野的上空也随之进到房间，  
挽着一篮刚刚摘下的珠宝——星辰。  
大海也坐到我的身边，  
在地板上舒展着他那洁白的尾浪。  
一片寂静之中，音乐之树平地而起，  
树梢挂着各种美妙的语言，  
闪闪发光，成熟、蒂落，  
我的前额恰似洞穴，思绪犹如一束闪电……  
都长着翅膀。  
告诉我，田野远道来访果然属实？  
抑或是田野你在做梦，梦见来到我的身边？

(陈光孚 译)

## 一位诗人的墓志铭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他要歌唱，  
为了忘却  
他真实生活的虚伪，  
为了记住  
他虚伪生活的真实。

(赵振江 译)

## 情 侣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儿  
躺在草地上。  
吃着橙子，交换着亲吻，  
象海浪交换着浪花一样。

一个小伙儿，一个姑娘  
躺在海滩上。  
吃着柠檬，交换着亲吻，  
象白云交换着泡沫一样。

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儿  
躺在黄土下。  
不亲吻，不说话，  
以沉默相报答。

(赵振江 译)

## 姑 娘

——致拉乌拉·艾雷娜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姑娘，你提到树，  
树便生长，缓慢却又兴旺，  
碧波耀眼，  
在空中荡漾，  
就连我们的眼神  
都闪着绿光。

姑娘，你提到天，  
蔚蓝的天，洁白的云，  
清晨的光线，  
一齐涌进你的胸怀，  
使它也变成了蓝天，象蓝天一样清湛。

姑娘，你提到水，  
不知从何处，水便溢出，

湿润黑色的沃土，  
使花儿返青，叶儿闪着水珠，  
使我们也成了潮润的云雾。

姑娘，你不要说话，  
在音乐的声浪中  
生活会从寂静中诞生，  
那金色的浪潮  
会把我举到峰顶，  
使我们又恢复了本来的迷惘矇眬。

将我高举并使我复活的姑娘！  
无休无止的、永恒的波浪！

(赵振江 译)

## 大 街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交，  
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子，  
深一脚，浅一脚。  
我身后也有谁将它们践踏：  
我停，他也停，  
我跑，他也跑。  
当我转过脸：无人静悄悄。  
一片漆黑，没有出路，  
我在街口转来转去  
总是又回到原处，  
那里没人等我，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赵振江 译）

## 枝 头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一只小鸟  
落在松树枝上  
啾啾歌唱。

突然挺立  
箭一样飞向远方，  
歌声中变得渺茫。

小鸟象会唱歌的木片，  
木片在火焰中烧光，  
小鸟消逝在远方。

我抬眼一望：空空荡荡。  
只剩下寂静  
在摇晃的枝头上。

（赵振江 译）

## 生活本身就是闪电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在大海的黑夜里，  
穿梭的游鱼便是闪电。  
在森林的黑夜里，  
翻飞的鸟儿便是闪电。

在人生的黑夜里，  
粼粼的白骨便是闪电。  
世界，你一片昏暗，  
而生活本身就是闪电。

(江志方 译)

## 春日在望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冬日明净的蓝天，  
犹如初醒时姑娘的前额一样的光洁，  
又象初醒时姑娘的思维，  
但却冰冷得好似没有记忆的塑像的梦境。

大海几乎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闪光，  
沉睡的太阳正在丛林里做梦，  
草地和鲜花开在梦乡中，  
忽而风骤起，漫天旌旗飘动。

春从熟睡的大海登上山巅，  
它无形的躯体硕大无边，  
在数不清的黄色桉树上面  
翻卷和歌唱，优雅飘然。

春从山顶重返大海，  
树叶的沙沙声响是它的嘴唇

亲吻着昏睡的赤裸身体，  
亲吻着清澈透明的静寂。

白昼睁开双眼，唤醒了  
一个早来的春天，  
好似寒气中盛开的黄色玫瑰，  
又象空中飘舞的头巾或抖散的长发。

红花摇动，瓣掉叶落，  
白昼象花朵一样萧索，  
抖动着的亮光中展现，  
象潮湿的盐粒在海面上洒落。

风在旋转和歌唱，终于停息，  
欢快的风暴啊，停息在桉树梢，  
我双手触及的一切，全都飞起，  
世界上到处都是飞鸟。

(江志方 译)

## 夏 夜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夏哟，你正沐浴在河里，  
轻柔地抚摩着夜的躯体，  
你是吹灭繁星的气流，  
你是嘴里呼出的气息，  
那大地的双唇的呵气。

大地犹如长着双唇的一张嘴巴，  
垂死的地狱正在里面喘息，  
在你的双唇间，天正降雨，  
流水在歌唱，片片乐土诞生。

夜仿佛是燃烧着的大树，  
它的碎屑就是繁星，  
就是瞳人，就是飞鸟。  
河水在梦游般流泻，  
犹如白盐的舌头，  
舔着黑色的河滩。

一切都在呼吸、活动、流涌，  
光在抖，  
眼在望，  
心在跳，  
夜无垠。

一个渺无边际的黑暗世界  
在夏夜里诞生，  
于是你的瞳孔呈现出了整个天空。

(江志方 译)

## 望 海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一

海浪有没有形状？  
它一时间奔腾而起，  
转瞬却又平复如初，  
化作浑圆的碧波；  
运动便是它的形状。

二

海浪后退了  
——唯见臀部、背影、后颈，  
海浪重又归来  
——挺着胸，张着嘴，泡沫四溅。

三

大海渴得要死。  
它躺在岩床上面，

翻来滚去，无人搭理，  
它渴得要死，透不出气。

(江志方 译)

## 独 白

[墨西哥]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

我很贫困，但在箱底  
却将一个宝贝珍藏：  
金色的小盒儿  
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在闪光。  
打开盒儿，里面装着何物？……  
玫瑰花瓣，还有兰花、爱神木、梔子花  
和晚香玉的无暇的翅膀；  
这都是昔日爱情的枯萎的遗物，  
每朵花上都有着无穷的遐想！

当我离家的时候，  
慈母为我系上护身符；  
我曾抚摩了多少次那  
金色拳曲的发缕。  
这浑厚的象牙十字架上的日期  
多么令我心旷神怡。  
啊！我的姑娘，可爱的少女，

我这里保存着  
你思念我时采下的雏菊！

多少再现的情景！  
多少往日的回忆！

我感到青春焕发、正在热恋，  
幸福、美好，宛如昨天。

我看到了我的树林、小山、  
凄凉的村庄和可怜的家園，  
甚至看到了那群昔日的燕儿，  
它们曾将自己的小巢  
筑在家乡教堂的断壁颓垣！

当某种隐痛将我折磨，  
我便阅读盒里保存的书信，  
写信的是母亲和未婚的情人——  
我所失去的两个善良的灵魂。  
心灵打开了思绪的闸门，  
任凭甜蜜的幻想纵横驰骋！  
我听到了天使的歌唱、动听的乐声，  
小夜曲轻柔的前奏，  
阳台上鸟儿展翅的声音。

只要仍在严酷的命运、  
黑暗和不幸中煎熬，  
我就没有  
比回首往事更大的幸福。  
那慰藉是多么美好的憧憬！  
黑夜中我梦见光明，  
踏着藓草并看到天空，  
在青春的回忆中  
身感痛苦却又找到了抚慰安宁！

晚香玉已经枯萎，  
就象我枯萎的心房，  
兰花瓣已经退色，  
就象我幻想的翅膀。  
然而我会微笑和啼哭，  
只要一看到我的珍藏：  
一个金色的小盒儿  
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在闪光。

(赵振江 译)

## 我望着她去了

〔墨西哥〕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

我望着她去了。那是  
心潮澎湃的动人的一瞬间。  
我陷入沉思，默默无言。  
那是最后的梦幻。  
大海在炫耀她的丰姿：  
白雪和水晶，黄金和蓝宝石  
为她披上了绚丽的盛装。  
我的心收拢了翅膀，  
象渴望入睡的鸟儿一样。  
凄凉沉闷的落日  
渐渐失去了光芒。  
在黄昏的宁静中  
我的心多么惆怅。  
蔚蓝的波涛，洁白的浪花，  
一只华丽的小船，  
一条地平线，一片白帆漂荡……  
美梦儿哭着走了！

没有了爱情、快乐和幻想。  
被丢下的诗文啊，  
连痛苦都撇下我们而去了，  
今后将如何生活，怎样歌唱？……  
巨大的阴影不断扩大，  
我注视着无边的海洋……

(赵振江 译)

## 平 静 的 歌

〔墨西哥〕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黄昏离开了我们，  
唱着一支歌，  
追逐着一朵云，  
将一棵花的叶儿剥落。

黑夜离开了我们，  
颂着一句祷词，  
和一颗星星交谈，  
与一棵花儿同死。

黎明将离开我们，  
又唱那支歌，  
去追逐另一朵云，  
将另一棵花的叶儿剥落。

生活将离开我们，  
听不到任何声响，

只感到似水的年华  
拖着跳动的心房……

(赵振江 译)

## 秋 游

[墨西哥]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我们手挽着手  
在晴朗的黄昏  
去那小树林，  
它长着银色的眉鬓。

在松林下面  
紧挨小丘旁，  
有一泓清水  
将灵魂洗亮。

我们将一起下去  
看那流水清清，  
也看我们自己  
在飞快的波浪当中……

在金色的天空下面  
耸立着一座山岗，

山上有一棵黑色的橡树  
使灵魂变得肮脏。

我们一同攀登  
去将树枝拨动，  
闻着它的芳香  
在浓烈的蜜汁当中……

秋天将我们邀请  
用笛子的清音，  
我们去将它寻觅  
在晴朗的黄昏。

(赵振江 译)

## 罗 曼 塞<sup>①</sup>

[墨西哥]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她时刻变换着  
色彩和忧伤，  
只要一玩味她的影象  
她便会消亡，  
就象孩子想从海里  
捞起一颗星，  
却总也捞不上，  
因为那只小手  
早使它变得渺茫。

当她在夜间歌唱，  
头发闪烁光芒，  
如同森林中的鸟儿  
一齐离开了梦乡；  
当她在白天歌唱，  
声音变得悠扬，  
多么感人肺腑、多么雄浑激荡，

却无法传进  
黎明前  
萤火虫在草丛中  
闪烁的地方。

白天她那么黝黑！  
夜间她那么金黄！

毫无理智  
她将节日中的精华渴望，  
面对幸福  
却又进错了门廊。  
在金色的庄稼  
和金色的枯叶中  
她从不敢挑拣。  
我曾经爱她，  
可对她又不知端详。

因为她白天黝黑  
夜间金黄。

(赵振江 译)

## 播 种

[墨西哥]曼努埃尔·何塞·奥冬

请听那神秘而又深沉的声音  
伴随着春天的灵魂，  
这规模宏伟的劳作  
正在我富饶多产的胸怀里延伸。

请听那红润的种子如何萌动，  
火热的太阳给它在洼田里加温，  
等到五谷丰登的秋天来临，  
我为世界披上锦绣缤纷。

我是母亲大地：请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让丛生的杂草躲开，  
我为你提供丰富的营养和舒适的外衣。

当你的身躯耗尽了精力  
紧紧地畏缩在我的怀里，  
我将用无限的柔情保护你的遗体！

(赵振江 译)

## 雅 米 乐<sup>①</sup>

[墨西哥]玛尔加丽达·帕斯·帕德雷斯

你是气的女儿，因为气是歌声，  
世界的回响在气里传送，  
我们从不知道那是钟鸣，  
还是海鸥迷人的飞腾。

你是火的女儿，因为火是心灵中  
炽热和燃烧的幻影，  
怨恨在火中抛掉自己的芒刺，  
变成纯真的爱情。

你是水的女儿，因为水是玫瑰，  
开放在渴望的双唇和梦中，  
痛苦从那里吸取营养，  
诗歌从那里向开阔的大海扬帆航行。

---

①雅米乐(Yamile)疑为雅米拉(Yamila)之误，原是古代阿拉伯的一位女奴，由于擅长音乐致富并获得自由。这里作者用她象征自己的意中人。

你是大地的女儿。欢迎你  
到这繁荣碧绿的草原上，  
因为你的声音充满了朝气，  
因为初绽的兰花  
使你的青春闪烁着明媚的阳光！

我在门口将你眺望，  
你就象一线光芒，  
我等待着潜藏在水中的奇迹，  
你使我的痛苦消除，期待有望。

我在果园将你观赏，你风华正茂，  
象我血液的大洋里的海豚一样；  
你是我忘却了的黑夜中的信号，  
是在我灰烬中燃起的爱情的火光。

我灵魂的寓所有你居住，  
水晶的窗户开向四面八方，  
无论是梦境还是生活的空间，  
都发出了呼唤，将你盼望。

燕子啊，我的柔情的罗网  
不会折断你的翅膀。

无论你飞到什么地方，  
都将休息在我那等候着你的屋檐上。

(赵振江 译)

在波哥大致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sup>①</sup>

〔墨西哥〕卡洛斯·佩利塞尔

可爱的美洲，  
我在喜爱的书桌上  
抚摩你地形图上的山川。  
假如我是先知  
又如何对你预言！  
我将你和谐的大地  
紧紧握在手里。  
以孩子般稚气的崇敬  
抚摩你安第斯山的顶峰。  
我熟悉你的一切，  
我的心曾似一个储钱罐，  
象每天储存硬币那样  
将你的城市放进心房。  
多少次日落  
将我大胆的憧憬

<sup>①</sup>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1900— )是哥伦比亚作家，著名的捍卫新闻自由的战士，曾任《文化自由会议会刊》的主编。

从阿根廷带到墨西哥。  
你是瑰宝，  
一个天才的灵魂将你留给快乐的我。  
只有咱们共同度过的夜晚  
知道我对你爱得多么深沉，  
象勤劳的农民渴望着收获，  
我在不安的热恋中度过青春。  
在巴拉那河的上游  
我用小夜曲将你歌颂，  
在安第斯山顶或海边  
我用赞美诗将你吟咏：  
圣保罗的工业宏图大展，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和宫殿，  
乌拉圭的学校，  
瓜伊雷沃野的加拉加斯的蜜甜，  
哥伦比亚的节奏，  
秘鲁的眷恋。  
从巴尔帕拉伊索的街角  
我看见一颗勇敢的星  
在蓝色的三角形上升起。  
亲爱的，我熟悉你的一切  
和你那被野蛮登陆玷污的岛屿，  
还有你短暂的共和国，  
贪婪的外国将它们盘据。

我用双眼的无形的脚步  
巡视你的山河，  
用双手将你抚摩，  
当我将这一切向你诉说，  
我已变成了泪水的湖泊：  
痛苦是那么深广，  
就象一艘夜航的轮船  
船长变成了疯魔。  
可爱的美洲啊：  
由于对你无限美好和忠贞的爱情  
我的青春就象夜间的暴雨狂风。

(赵振江 译)

## 空 气

[墨西哥]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空气戏弄着距离：  
使地平线靠近，  
使树木飞翔，  
在眼睛与风景之间架起了五彩橱窗。

空气戏弄着音响：  
打破了苍穹的天窗，  
让水流银铃般的回声  
萦回在海螺般的耳旁。

空气戏弄着颜色：  
用叶子的碧绿染着小溪，  
突然又把它变成了蔚蓝，  
或者是云朵的流苏彩絮。

空气戏弄着记忆：  
带走了一切音响，

只留下无声的明镜，  
让人将逝去的年华观赏。

(赵振江 译)

## 杜 撰

[墨西哥]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我将耳朵贴近胸膛，  
象海螺贴近海洋。  
聆听着心脏跳动、心潮激荡，  
从不停止，又总不一样。  
我明白它为什么如此跳动，  
却又说不出原因在何方。

假如要论说此事，  
信口开河，痴人说梦，  
我会战战兢兢  
将事实杜撰发明：  
本想假装爱你，  
谁知已成了真情！

(赵振江 译)

## 谁给我买个橘子？

[墨西哥]何塞·戈罗斯蒂萨

谁给我买个橘子  
安慰我的心情？  
一个成熟的橘子  
与一颗心相同。

嘴唇上的海盐啊，  
我多么不幸！  
嘴唇上和血管里的海盐，  
我曾经将它收拢。

没有人再将嘴唇  
让我亲吻。  
亲吻过的温柔的花穗  
我再不能收存。

没有人要求  
饮我的血清。

我自己也不知道  
它是流还是停。

就象船儿失去了航向  
我多么不幸！  
就象云彩和船儿失去了航向  
我迷惘不清。

因为没有人要求，  
我已经失去心灵。  
谁给我买个橘子  
安慰我的心情？

(赵振江 译)

## 你的眼睛

〔墨西哥〕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你的眼睛  
总激起我的诗情。  
让身体沐浴着阳光和大海，  
沐浴着田野的清风，  
目光是心灵的门户，  
没有目光，心灵会失明，  
这目光如此深沉，  
而声音是那样地轻微。  
胸怀着世界  
我跑向收获的禾堆，  
那田野向你献出  
十一个最新的谷穗。  
二十一颗麦粒  
换取了一年的丰收，  
它将两条犁沟连在一起  
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爱情永无止境，

因为它不断地新生，  
但是你的眼睛——  
也就是你的心灵  
总激起我的诗情。

(赵振江 译)

## 你的声音

[墨西哥]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啊，你的声音  
在寂静中回荡，  
渐次变得渺茫。  
你的声音  
在记忆中回响：  
“和我在一起  
你不必心慌。”  
黄昏在消融，  
用墨绿描绘着天空。  
星星在交谈，  
语言是寂静。  
风儿对此事，全然弄不懂，  
待他弄懂时，几乎已丧命，  
因为风儿从来没有  
持久的爱情。  
在那无穷的时刻  
光阴凝成了结晶。

黄昏在消融，  
用墨绿描绘着天空。

(赵振江 译)

## 娇嫩的玫瑰

[墨西哥]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娇嫩的玫瑰，你多么短命，  
当你开放的时候，黎明刚刚诞生，  
夕阳西下，你已经奄奄一息，  
夜幕降临，你已经枯叶飘零。

你的肌体轻盈，你的生命短暂，  
你碧绿的躯干  
毫无你的诗的神韵，  
只得死去，化为灰烟。

美丽的玫瑰，但是你并未死去，  
你留下了生命的真谛，  
留下了死去的意义。

你给我们留下了美妙的芳香  
和你生命的永恒的形象，  
因为总有玫瑰花一朵接一朵地开放。

(赵振江 译)

## 歌

[墨西哥]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为了你将这只歌  
歌唱：  
风中的玫瑰，  
心房。

风中的玫瑰  
从不停息，  
风中的玫瑰——  
风向计。

风向计转动  
伴随着叹息，  
海上来的风  
又回海上去。

风吹风向计，  
我将失去你，

我的痛苦啊  
深得不见底。

风向计转动了，  
我已经失去了你。  
我的痛苦啊  
深得不见底。

(赵振江 译)

## 钟

[墨西哥]萨尔瓦多·诺沃

镶嵌着古老瓷砖的楼顶  
保存着它那口古钟，  
那是鸽群温暖的栖身之处，  
远方的谷穗和果树起伏不停。

生锈的青铜拖着长长的音调  
迫不及待地祝贺生命的诞生，  
它的心灵在久远的年代  
将闪烁的光芒射向苍穹。

荒唐的哭泣和正当的笑容，  
你立刻使形形色色的祈祷协调集中，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逝去，  
今天你顺从地倾听、理解、默不作声。

历尽沧桑的古钟  
凝聚着难以形容的品行！

聆听风声使自己的喉咙变哑，  
仰望太阳使自己的眼睛失明！

(赵振江 译)

## 归 来

〔墨西哥〕萨尔瓦多·诺沃

那棵树在凄凉古老的杨树林中冥想，  
蓝色的云朵在那里显露出忧伤，  
玫瑰向打盹儿的微风垂下了头颅，  
我给你带来了自己的哭泣和愁肠。

我回来了。依然故我。怀着同样渴望的心情，  
耳边依然萦回着同样迷人的歌声，  
我仍然珍惜那一分钟，  
它将更多的哭泣留给了我的心灵。

我回来了。在你秋天的寂静中  
我在一切痕迹中寻找自己的行踪，  
秋风摇曳着阳光染黄了的树叶，  
我的幻想只是其中的一片枯叶飘零。

……当我忽然想重新踏上那条小径，  
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消耗了太阳的光明，

古老的杨树林啊，我怀着对你的一片深情，  
请你看看我的头发和我的眼睛。

(赵振江 译)

## 我的生活象个湖泊

〔墨西哥〕萨尔瓦多·诺沃

我的生活

象一个沉默的湖泊。

如果远方的云朵向我致意，

如果一阵无声的微风

吹来玫瑰花的气息，

如果有一只鸟儿歌唱，

如果在那朦胧的黄昏时分

出现了一片血红色的霞光，

我都会笑容满面，惊喜异常。

我的生活

象一个沉默的湖泊。

我会一滴一滴地建造

观赏宇宙的蔚蓝的湖底。

每个新的声息都给了我新的音符，

每个不同的特色

都给了我不同的韵律并献给我它的诗句。

我的生活  
就象一个沉默的湖泊。

(赵振江 译)

## 美丽的天使，你的生活……

〔墨西哥〕古铁雷斯·纳赫拉

美丽的天使啊，  
你的生活象一条清澈的小溪，  
它从花间淌过，涓涓声柔语细；  
你的心象蓝天一样澄碧，  
苦难的阴霾从未玷污过你。

美丽的姑娘啊，  
你不知世界上有多少骗局，  
对幸福的追求如何被压抑；  
你不知在心灵中有怎样美好的理想，  
在现实中又常常有怎样可怕的遭遇。

你不知当看到幼时崇尚的信念失败之际，  
人们是怎样地忧伤和哭泣，  
你不知我们生命的长河充满疑虑，  
煎熬它的是永无休止的凄凉阴郁。

你的心地象雪一样洁白，  
你的思想象海一样深蓝，  
你的前途象朝霞一样光明。  
没有阴云污染你灵魂的苍穹，  
没有灾难扰乱你平静的人生。

当你走进威严的圣堂，  
温柔童贞地轻声祈祷，  
莺雀闻之停止了鸣唱，  
天使也飞去向上帝报告。

蓝天笑迎，大地花涌，  
泉水潺潺，百鸟争鸣。  
你的心包蕴着纯洁的爱情，  
你用自己的眸光驱散苦难的阴影。

我的生活充满哀叹，你的生活充满笑声；  
我的心头笼罩阴影，你的心田沐浴光明；  
你是溪流和小鸟，你是香雾与清风；  
我是泪水和苦痛，我是吟悲之柳荆。

请你将凄惨命运对我的折磨  
化为你纯贞爱情的美丽花朵；  
到那时，我的心肝，沿着这条路，

我们的两颗心会飞向上帝的宝座。

也许在我的心灵深处，  
孕育着尊严与光荣的萌芽；  
但是它在可怕的黑暗中昏昏欲睡，  
无边无际，不知何时清醒而升发。

请你用自己的目光拨开我智慧上的朦胧，  
我的心肝啊，我知道你将使我大业垂成；  
我将如同巨人一般崛起，  
夺取那渴望已久的功名。

只要你的爱之清风吹动我的心灵，  
只要我感受到你的爱之美好激情，  
一旦我庄重地抖动强健的羽翼，  
就会象永恒的阳光一样飞行。

(孟继成 译)

## 假如你不爱我，为什么……

〔墨西哥〕古铁雷斯·纳赫拉

假如你不爱我，  
为什么要寻找我，呼唤我？  
为什么当我向你走近，  
你加快了跳动的脉搏？  
假如你不爱我，  
假如你不爱我，  
为什么你即使双唇紧闭，  
但你的两眼却在说：亲爱的？

当无人看见我们之际，  
你走来和我在一起，  
坐在那昏暗角落的沙发椅。  
我一点点嗅着你的气息，  
它是多么香郁；  
我轻轻碰着你不安的足尖，  
是那般小心翼翼。

然后，你挪开，你离去，  
正象退潮之时  
远行的海浪将滩头的岩石遗弃，  
我的心多么忧郁，  
正象孤寂的沙滩，  
海水缓缓浸湿着她的裙底。

每当我寻你，你总是想回避；  
一旦我走开，你又呼我急；  
你戏弄我的渴求，  
你激发我的情欲；  
你悄悄离我而去，  
可是一旦我走出你的家门，  
你又从阳台的门缝里  
望着我的背影出神。

啊，  
你是那样地洁白，但你守口如瓶；  
你是那样地童贞，但你半暗半明，  
你的心境  
是不可攀登的苍穹，  
是没有颜色的夜空，  
是只有纯净之手方能触及的圣杯，  
是猎人徒然追赶的雄鹰。

我的心还能做些什么？  
你的胸前护着三层铜甲，  
爱情之箭无法通过，  
你莫非是在捉弄我。  
你象蓝天那样高不可测，  
你象夜空那样难以捉摸。

我想化作黑暗，去探寻你梦中的秘密，  
但欲知你的心理，还须变作你的日记，  
为着追随你的脚步，我甘愿做你的裙袜，  
为观察你见到我时是否激动得发抖，  
我最好还是做你的胸衣。

(孟继成 译)

## 为了安慰那些……

〔墨西哥〕古铁雷斯·纳赫拉

为了安慰那些被流放的人，  
为使他们看到希望，忘掉苦痛，  
上帝  
把女人派往大地，  
把繁星洒向太空。

他把幽谷照得通明，  
他为森林蒙上云雾，  
他给山巅披上白雪，  
他使太阳大放光彩。  
他对含羞的花说：开！  
他对女人的心说：爱！

（孟继成 译）

## 死 波

〔墨西哥〕古铁雷斯·纳赫拉

在阴暗处，土地下，  
视线从未到过的地方，  
静静的涓流  
无休止地流淌，  
开路的水流令人惊叹，  
坚如铁矛将岩石戳穿，  
激起层层泡沫清澈透明，  
宛若巨大的羽冠。  
后面的水流，浑浊阴暗，  
总是迂回曲折地流窜，  
寻找出路而不可得，  
注定了要奔流往返。

河流归向海洋，  
在它波动的银镜之上，  
泛着黎明淡淡的墨色，  
映出天上的点点星光。

河流披着鲜红的薄纱，  
宁芙<sup>①</sup>在它们怀中沐浴，  
它们滋润着肥沃的土地，  
欢唱的水流即是它们的重重的浪花。

在遍布那雪白大理石的源头  
水流在那里穿梭嬉耍。  
象华丽王宫中的少女  
将项链的珍珠拨落飘洒。  
时而象光闪闪的箭儿蹿起，  
时而象展开的扇面垂直竖立，  
扇起珍珠般的叶儿片片，  
时而又低吟入眠。

威严的海上，  
浪花在峻峭的岩石上跳跃欢腾，  
岩石在哆嗦，大地在颤动，  
浪花喧啸中，苍穹也随之上升。  
那里即是生命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水在那里好似发怒的女王，  
正与天庭对垒，  
与上帝和魔鬼抗争。

---

<sup>①</sup>宁芙即仙女。

混浊的水流则是多么不同！  
被判处了无期监禁，  
生活在地底之下，  
连尸体也埋不到的地方！  
既享受不到一线光明，  
也从来不会哭泣和欢唱，  
它是无人理解的哑巴，  
是任人蹂躏的仆从。

我灵魂中默默的黑流呀，  
你们也和它一样，  
象它那样，无人理解，  
象它那样，被阴暗封锁。  
难道无人知道你们的历程？  
难道无人见过你们倍受冷落！  
这些被欺凌的浪花沉默着，  
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流淌。

如果为你们打开闸门，  
你们会沸腾喷涌，  
象泡沫飞溅的疯狂水柱  
跃过葡萄藤和雪松！

但是，囚徒似的水流呀，

你们永远得不到青睐，见不到光明；  
我灵魂中默默的水流呀，  
永远被困在阴暗之中！

（陈光孚 译）

## 抓 紧 时 间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抓紧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把生命注入世界的生命，  
不要计较名气与输赢：  
对时间，要象猫去捉老鼠，抑或狮子扑人群。

(陈光孚 译)

## 激浪的功绩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激荡的浪花  
在石头下面  
冲出了沟壑，  
与沙子混在一起，  
翻滚，鼎沸，  
冒着泡沫，  
撞击着，  
发出暴风雨般的怒吼。  
虽然石头仍然高傲地  
伫立不动，  
可是，穿梭的浪潮  
啃啮着它不休不停，  
总有一天  
大块的岩石  
被这滚沸的浪头  
侵蚀，软化，  
难以支撑，  
滚下深渊，

在水中  
碎骨粉身。

那些狂妄自傲的  
暴君，  
坐在王位上  
唯我独尊，  
给人民  
带上镣铐，  
向他们高傲地发号施令，  
强迫命令……  
可是，在他的脚下  
却听不到  
有什么怨声，  
只因呼声早被凝冻。  
其实，浪潮  
仍然在啃啮着这块岩石，  
岩石正在腐朽，  
摇动，  
滚向深渊，  
只要一有声响  
潮水便会振起翅膀  
掀起骤雨暴风。

(陈光孚 译)

## 她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你们认识她吗？她是令人神迷的花朵，  
沐浴着初升的阳光，  
偷来朝霞的色彩，  
我的心灵将她看作一首诗歌。

她活在我孤寂的脑海，  
在黄昏的星辰中我方能找到，  
在日落失去光辉的时刻  
她是天使，带走了我的祈祷。

在花儿的白蒂那里  
我闻到她那芬芳的气息，  
在东方曙光中她露出脸面，  
无论在何处都使我着迷。

你们认识她吗？她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  
她拨动我心上的细弦铮铮；

她——我豆蔻年华的芳芬，  
我的光明、未来、信心、黎明。

为她，有什么我不能办到？我对她的崇敬  
象百合花对那晶透的甘霖，  
她就是我的希望，我的悲伤，  
我的青春，神圣的幻想。

我将她的爱情当作  
忧伤和孤独生活中的神圣梦境，  
我把美妙的歌儿奉献给她，  
让这悲怆的歌声为我过去的幻想送终。

(陈光孚 译)

## 画眉与孔雀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画眉遇到一只孔雀  
正在开屏展现优美的风度；  
可它只看到孔雀粗陋的双爪，  
惊奇地说：“多么可怕的动物！”  
这只愚蠢的画眉鸟  
从未看到孔雀的东方羽毛。  
那些被称作明智的人物  
是另一些这样的画眉鸟：  
当他们遇到孔雀的时候，  
也只看到它的两只爪。

（陈光孚 译）

## 诽 谤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一滴泥  
会落在钻石上面；  
也可以  
将它的光芒遮暗；  
但是，即便整块钻石  
被污泥沾满，  
它那高贵的身价  
也丝毫不减，  
它永远是块钻石，  
即便将它浸入泥潭。

（陈光孚 译）

## 忧 郁

——致多明戈·博利瓦尔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兄弟，你有光明，也请指给我光明。  
我象盲人一样：迷失了方向，摸索而行。  
我在狂风暴雨中走路，  
因幻想而盲目、为和谐而发疯。

这就是我的疾患。做梦。诗歌就是  
穿在灵魂上的有着千万根芒刺的可怕的衬衫。

一根根鲜血淋漓的尖刺  
使我心中的忧郁点滴不断。

我盲目而又疯狂地走在痛苦的世界里，  
有时觉得道路很短，很短，  
有时又觉得它很长，很长……

就在这鼓舞和挣扎的摇摆之中，  
我承受着几乎无法忍受的苦痛。  
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忧郁点点落地的响声？

(赵振江 译)

## 春天的秋歌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我心灵的青春史  
如今已为几多重。  
她曾是甜美少女，  
在此世伤心、苦痛。

她的目光象黎明那样清澈，  
她的微笑如同绽开的花朵。  
她那团乌黑的长发啊，  
是由黑夜和哀痛所做。

我那时象孩子一般怯懦。  
她，自然是我

一心爱恋的  
希洛迪亚斯和莎乐美<sup>①</sup>……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她曾使我无比宽慰，  
心旷神怡，亲切轻松，  
她也曾使我无比激动，  
童稚之心难免懵懂。

伴随她那绵绵柔情，  
是激烈的情欲冲动。  
裹着那纯洁的轻纱筒裙，  
是一个纵酒的女人。

她将我的幻想托在手臂，  
如同催促婴儿昏昏入睡……  
她夺去了他的生命，幼小、悲苦，  
还不曾具有信念和聪慧……

---

<sup>①</sup> 希洛迪亚斯是希腊神话中犹太国王的孙女，莎乐美是她的女儿。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她曾把自己的情欲  
珍藏在我的嘴里；  
她对我疯狂地亲吻，  
用牙齿咬住了我的心。

她梦寐以求的  
是深深的爱情，  
但愿那拥抱和吻  
在人间保持永恒；

她从我们轻浮的肉体  
总是想到伊甸园里，  
她不想这春天和肉体  
一样会长辞永去……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青春还有几多重！  
多少国度、多少风情，  
倘未成我诗中之韵，  
便也留为心中之影。

我寻公主徒然无逢，  
公主寂寞面生愁容。  
尝尽人生悲伤苦痛。  
再无公主传来歌声！

尽管时间顽固绵延，  
我的情思却无终点，  
待到头发花白之时  
逸兴信步玫瑰花园……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而永远属于我啊  
那金色的晨辉！

(孟继成 译)

## 鸽子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鸽子说道：

——我很幸福。在无边的天空之下，  
在开满鲜花的树上，  
在饱含蜜汁的苹果旁，  
挨着被露珠打湿的嫩芽，  
有着我那小小的家。  
伴着欢快的赞歌，  
从刚刚睡醒的东方，  
黎明赤裸着身体走出，向世界射来  
她额头上那道羞怯的光，  
此时我从这棵最亲切的树  
一直飞向远方的丛林。  
我的翅膀洁白、细腻，  
金色的阳光把它沐浴，  
和煦的晨风将它梳理。  
我的足爪堪与玫瑰花瓣相比。  
我是甜美的鸽中女郎，

在山间对着同伴窃窃私语。  
在景色优美的树林深处，  
在落叶松上我把小巢筑起，  
在清新的枝叶下面，  
我那刚出生的雏鸽可爱无比。  
我可以飞送许诺，  
我可以传递誓言，  
可以给沉思的小伙  
带来心爱姑娘的眷念。  
痴情的人们忧伤、亲热，  
我可以给他们充当信鸽，  
凑近香郁的发髻盘旋，  
代人把钟情的话儿诉说。  
我就是风中的那枝百合。  
在深邃的蓝色苍穹之下，  
我从自己的富丽宝库中  
选出珍萃与精华：  
口中啾啾声脆，  
羽翼轻轻扑打。  
我唤醒快嘴的小鸟，  
小鸟唱起动听的歌谣，  
我栖息在绽开花朵的柠檬树上，  
洒下柠檬花的花雨。  
我天真无邪，纯洁如玉。

我任凭希望的翅膀驾驭。  
任何一种摩擦、声响和扑打的柔情  
都可以使我兴奋不已。  
噢，无边的蓝！我爱你，  
因为你为花木降雨，又将太阳燃红挂起，  
因为你是朝霞的宫殿，  
又是我小巢的屋脊。  
噢，无边的蓝！我爱你  
那彩云笑容可掬，  
那金粉轻雾细细，  
充满美梦与香气。  
我爱这稀薄模糊的帷幔，  
它是飘浮的雾烟，  
在雾中迎着软风  
展开我的羽毛绒扇。  
我很幸福！因为这树林属于我，  
这里有我小巢的奥秘；  
在这里拂晓是我的节日，  
恋爱便是我的生活，我的游戏。  
我多么幸福，因为满怀甜蜜的焦急，  
温暖我的雏鸽，我就称心如意；  
因为在这原始森林回荡着  
我啾啾鸣奏的天曲；  
因为没有哪枝玫瑰对我不爱，

没有哪只优雅的小鸟对我不理，  
没有哪位健美的歌手不邀我同他去。  
——真的吗？——一只卑鄙的鸱鹰说，  
说完便恶狠狠把鸽子吞进肚里。  
(此时撒旦<sup>①</sup>为着泄发内心的仇恨，  
鼓掌支持那只凶恶的猛禽。)  
而贤明的上帝，正在他的宝座之中  
陷入了沉思。他皱起眉，  
记起了自己的宏伟工程，  
检查过计划里所有的逗点、句号，  
他想：  
既然造出鸽子，  
何必又造鸱鹰。

(孟继成 译)

---

① 撒旦：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魔鬼的别名。

## 金 星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在这静静的夜晚，乡思令我熬煎。  
为着寻觅安宁，来到清爽沉寂的花园。  
夜空里美丽的金星闪动着眼睛，放射着光明，  
仿佛乌檀木上嵌着一朵金素馨，恁般地神圣。

对于我这热恋着的心，你象东方的美女  
在闺阁之中等待着情侣，  
也许你正在人们的肩头依卧轿椅，  
云游万里，洋洋得意。

“噢，金色女郎！”我对她说，“我的心要脱壳而去  
飞向你的身旁，  
我的嘴将吻在你的朱唇上；  
我要在洒向你额头白光的那光环之中飘荡，

在灿烂星光的陶醉之中  
我无时无刻不把你恋想。”

夜间的清风把我从热烈的情思中唤醒。  
金星，在深邃的夜空望着我，一副哀怨的神情。

(孟继成 译)

## 小 奏 鸣 曲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

公主正在伤心……会是什么原因？  
她启动小小朱唇发出阵阵叹息，  
唇边失去了笑纹，不再是那般红润。  
公主依坐金椅，玉容苍苍凄凄，  
那琴键已弹不出响亮的音律；  
那鲜花昏沉沉被遗忘在花瓶里。

花园自是孔雀骄傲的天地。  
健谈的女管家说东道西，  
披红衣的小丑跳来跳去。  
公主没有笑容，因为早已麻痹；  
她仅在东方的天空中追觅，  
模糊幻想中那只蜻蜓扑朔迷离。

莫非她在想念哥尔贡达<sup>①</sup>或中国的王子，

---

<sup>①</sup>哥尔贡达：印度昔日金刚石产地名。

想念那位停下银制的四轮马车  
从她眼里寻取秋波的男人，  
想念芬芳的玫瑰岛上的国王，  
想念那明闪闪钻石的占有者，  
还是想念奥穆斯珍珠的主人？

啊！唇色粉红的可怜公主  
想要变为一只燕子，变为一只蝴蝶，  
插上轻巧的翅膀，在蓝天之下飞翔；  
沿着灿烂的光柱，飞向金色的太阳，  
要用五月的诗句向百合花致意，  
或者在海啸声中乘风而去。

她不再喜欢这豪华的宫宇，珍贵的银器，  
快活的游隼，小丑<sup>①</sup>的红衣，  
不要再看这蓝色湖面上单调的天鹅游来游去。  
百花也为身居御园而伤泣：  
北方的雪莲，东方的茉莉，  
南方的玫瑰，西方的大丽。

啊！蓝眼睛的可怜公主，  
她被困在黄金之间，被裹在丝绸之中，

---

①小丑，指宫中专为王族添兴的小丑。

被关在大理石筑成的宫笼，  
威严的官门戒守着卫兵，  
千百个黑奴，千百只长缨，  
警惕的猎犬，俯视的苍龙。

噢，谁能献上金蝉脱壳之计！

（公主正在伤心，玉容苍苍凄凄。）

噢，不要再看这黄金、玫瑰、汉白玉！

谁能飞到一位王子的所在地，

（公主正在伤心，玉容苍苍凄凄。）

他比朝霞更灿烂，他比四月更绚丽！

“公主，你听，你听，”一位仙女说，

“一匹双翼的骏马正向这里飞奔，

远道而来的骑士刚刚战胜死神，

他腰间佩宝剑，手上托鹰隼，

与你未曾相见，却对你一往情深，

他要用爱的热吻点红你的樱唇。”

（孟继成 译）

## 鸚 鵡

〔尼加拉瓜〕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我的朋友米切尔，守卫在索莫托，  
那里与洪都拉斯只有一山之隔，  
曾经发现走私贩  
要把鸚鵡偷偷运往美国。  
说是要让它们学会英语，  
这样就可以一本万利。  
启运一百六十八只，  
四十七只以身撞笼自毙。  
走私贩只得原路返回，  
车子来到开阔之地，  
鸚鵡遥望远处家乡的山峦，  
纷纷用翅膀撞击着笼壁。  
笼子一被撞开  
个个象利箭向家乡冲去。  
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  
我们不愿作英语世界的奴隶，  
祖国已经属于我和你，

鸚鵡展开翅膀达到了目的，  
可是四十七只却为之捐躯。

(陈光孚 译)

## 流亡者的墓志铭

〔尼加拉瓜〕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如果我在流亡中死去，  
请你们将我遗忘。  
只要记住这真实的思想：  
世界上有个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家乡。  
(但是我不曾爱它，  
也不愿我的骨灰或遗体在那里安放。)  
尼加拉瓜啊！我生前说过  
只要你的脉搏还在跳动，  
你的任何地方都是我的家乡！  
然而我想回到你的怀抱  
却又拒绝了一切可能，  
只要你不给我自由、不表示忏悔、  
不感到羞耻、不改弦更张。  
当就要叩响那狭小天堂的门廊，  
是谁将我的手臂阻挡？  
多么想冒着生命危险再看你一眼啊，

你那么美丽，又那么肮脏！  
葬身异地的人不能有这样的奢望，  
只能将小小的祖国视作危险有害的脓疮。  
啊，尼加拉瓜！  
我的身躯以死的代价赢得的这块陌生的墓地  
在梦中都将永远是你的自由的地方！

(赵振江 译)

## 阿多尔夫·巴埃斯·保奈<sup>①</sup>的墓志铭

〔尼加拉瓜〕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他们杀害了你  
而且不让我们知道埋在何方，  
但是从那时起  
整个国土都成了你的墓葬，  
或者更确切地讲：  
在任何没有你躯体的地方  
你都在复活、成长。  
他们以为随着“开火”的号令  
就已经结果了你的性命；  
他们自以为将你埋进了坟坑  
其实却播下了一颗火种。

（赵振江 译）

---

<sup>①</sup> 此人是反对索莫查独裁政权的战士，后来在斗争中被反动当局杀害。

## 谜 语

〔尼加拉瓜〕费尔南多·哥尔蒂略

两位死者：

一位，大家都见到过，

但谁的心里也没有他。

另一位，几乎大家都未曾见到过，

但谁的心中都有他。

（陈光孚 译）

## 水 洼

〔尼加拉瓜〕路易斯·罗洽

孤独的  
水洼  
水波微微地  
在街上颤抖，  
蒙着一层灰尘，  
总是，总是  
在等待着。  
那每日必经此路的黑脚  
让它们轻柔地  
踏进泥水，  
待到涟漪平息下来  
便慢慢地托起  
被水  
抚摩过的  
湿漉漉的  
赤脚。

（陈光孚 译）

## 开会的姑娘

[尼加拉瓜]奥克塔维奥·罗布莱托

知道我在注视着你，  
细心观察着你的举动言谈，  
你装得很严肃，但又惶惑不安，  
好象一只牛虻飞到你的胸前。  
你扫视了我一眼，  
马上又装作环顾周围。  
你怕我的目光，  
好象能将你一眼望穿，  
你无力防范，便在纸上涂画着。  
你不时摘下眼镜，  
以此，好象能逃避什么危险，  
为了躲避我的目光，  
偶然你也去注意一下报告人。  
但是，我仍注视着你使你感到难堪。  
为了镇定情绪，你调整了坐椅，  
把裙子遮过双膝。  
报告人在那里滔滔不绝，

而你的思想早已飞离，  
在空中飘荡、游戏。  
知道你对报告并无兴趣，  
因为你的情感象月亮遇到潮汐，  
细微而又巧妙地变化着，  
落潮、涨潮，  
看到你的眉宇便可知晓，  
失望还是怀着希冀，  
在你呼吸之间就可知道。  
你的幸福并不在这里，  
也不在家中，  
更不靠美好理想的赐予。  
我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  
尽管你保守秘密，谨慎不语。

(陈光孚 译)

## 梦中的姑娘

〔尼加拉瓜〕埃特温·耶斯加斯

很久以前的一场梦中：  
我是个公子哥儿，  
来到尼加拉瓜的一座村庄，  
结识了一位梦中姑娘。  
她爱养鸟和种花，  
我却爱骑一匹骏马，  
每天我都要从她家经过，  
在门口目睹她的芳容。  
多年之后，已非梦境，  
在城市中我真的碰到了梦中的故人，  
她的门前有一棵大树，  
枝头上鸟儿成群。  
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依旧是那么动人，  
我向她打听西瓜和菠萝的价钱，  
当我与她讨论橘子的价格  
一步步向她靠近，

哎，我仍旧想给她一个亲吻。

(陈光孚 译)

## 寄 情

〔巴拉圭〕坎鲍斯·塞尔维拉

情谊，这个兄弟：  
我要到街角去寻找你，  
可你不会在那里。

我要到鸟儿飞翔的云端去找你，  
可你也不会在那里。

我要到乞丐的手中去寻你，  
可你也不会在那里。

我还要到  
会话书中的金色目录中去找你，  
你更不会在那里。

我要到格言中去寻你，  
你也不会在那里。

我要到八音盒的乐曲中去寻你，  
可你不会在那里。

我要到孩子们的眼睛中去找你，  
你一定在那里。

(陈光孚 译)

## 远方的脚步

[秘魯]塞萨·巴列霍

我父亲睡了，他那威严的脸上  
表露着平静的心情；  
这会儿是多么美好……  
如果有什么使他痛苦，那就是我。

孤独笼罩着家里；他在抱怨；  
至今，孩子们都无音讯。  
父亲起身，面向埃及的方向倾听，倾听，  
耳边回荡着当年话别的声音。  
这会儿是多么亲近；  
如果有什么使他感到遥远，那就是我。

母亲在那小小的果园中漫步，  
品尝着不是滋味的辛酸  
这会儿是多么温馨，  
有多少温柔、体贴、爱情。

孤独无声无息地笼罩着家里，  
没有音讯，没有新绿，没有叶子，  
如果这天午后的气氛  
有什么缓和与变化，  
那就是门前空无一人的弯曲老路上  
响着我的心向家里迈来的脚步声。

（陈光孚译）

孤独无声无息地笼罩着家里，  
没有音讯，没有新绿，没有叶子，  
如果这天午后的气氛  
有什么缓和与变化，  
那就是门前空无一人的弯曲老路上  
响着我的心向家里迈来的脚步声。

孤独无声无息地笼罩着家里，  
没有音讯，没有新绿，没有叶子，  
如果这天午后的气氛  
有什么缓和与变化，  
那就是门前空无一人的弯曲老路上  
响着我的心向家里迈来的脚步声。

（陈光孚译）

孤独无声无息地笼罩着家里，

没有音讯，没有新绿，没有叶子，

如果这天午后的气氛

## 群 众

[秘鲁]塞萨·巴列霍

战斗的尾声

战士阵亡了，一个男人走近他  
对他说：“你不要死，我这么喜欢你。”  
可是尸体啊，唉，仍然僵硬。

有两个人走近，重复着说：  
“别离开我们！勇敢些！死而复生吧！”  
可是尸体啊，唉，仍然一动不动。

二十个人来了，一百，一千，五十万，  
呼喊着：“这么多人的爱，不能胜过死吗？”  
可是尸体啊，唉，仍然僵冷。

一百万人围了过来  
共同要求着：“你留下来吧，弟兄！”  
可是尸体啊，唉，仍然一动也不动。

于是，全世界的人们  
围拢他；尸体悲伤地望着他们，至为感动，  
慢慢地坐了起来，  
拥抱了第一个人；开始与他们奔向新生。

(陈光孚 译)

## 黑石压在白石上面

〔秘鲁〕塞萨·巴列霍

雨声凄凄中，我将死在巴黎，  
现在我便能想象那天的情景，  
将死在巴黎——我并不会因之惭愧——  
也许那是个星期四，就象今天，秋色已深。

可能是在星期四，因为今天，  
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双臂  
已经接触到了厄运，在人生道路上  
我从来没有象今天  
这么彷徨和孤单。

塞萨·巴列霍死了，  
尽管未曾得罪过什么人，  
他们却用棍子打他，  
还用绳子打得那么凶狠，  
证明这暴行的就是星期四和肩胛骨，  
孤寂、雨、道路……

（陈光孚 译）

## 今晚我回到家门下马

〔秘鲁〕塞萨·巴列霍

今晚我回到家门下马，  
明日黎明又要出发，  
家门紧锁空无一人。  
当年妈妈  
在门前石凳上面  
生下了我的哥哥，  
我们在小路和墙边玩耍，  
彼此骑在背上玩过骑马。  
我纯是乡下长大的孩子，  
脸色枯黄，  
痛苦难道只表现在脸色上吗？

想起父亲每日起床  
总是祷告上苍，  
他以为我贪玩未归，  
妹妹天真地哼着小曲  
为准备过节操忙。

现在，一切已是过眼云烟。  
我在门前等啊，等，  
心中梗塞难忍。  
我离家时的田园  
此时人去园空，  
家里无人点起香烛  
在神台边迎接亲人。  
我不住地叫门……无人应声，  
死寂沉沉，我们已经泣不成声，  
胸腔迸裂，柔肠痛断，  
家人都已命归九泉，  
在地下长眠！  
马儿也感伤地回首  
在懵懂地点头，  
每一个动作都象在安慰我：  
节哀！镇静！莫愁。

(陈光孚 译)

## 致 爱 情

[秘鲁]贡萨莱斯·普拉达

如果你是震撼九霄的喜事，  
为什么还有猜疑、悲叹、哭泣、  
不信任、令人心碎的痛苦  
以及焦躁的不眠之夜？

如果你是世上的灾难，  
为什么会有欢快、微笑、歌唱、  
希望、令人倾心的魅力  
以及和悦的面容与宽慰的声调？

如果你是雪，为什么迸发着熊熊火焰？  
如果你是火，又为什么那么冰凉？  
如果你是阴影，为什么溢出光芒？

如果你是可爱的光芒，又为什么笼罩着阴影？  
如果你是生命，为什么给我带来死亡？  
如果你是死神，可为什么又给予我生活的愿望？

(陈光孚 译)

## 谁 知 道 呢!

〔秘鲁〕桑托斯·乔加诺

印第安人

在你那村屋的门口出现：

你没有水供我解渴吗？

你可有被子为我挡寒？

没有一点玉米为我解饥？

可有一小块地方供我睡眠？

不能让我在长途跋涉中有片刻休憩？……

——谁知道呢，先生！

印第安人在土地上疲惫地干活，

土地属于别人：

你不知道由于你付出的血汗，

土地应该归你所有？

你不知道疯狂的贪婪者

几世纪之前剥夺了你的良田？

你不知道你原是这里的主人？

——谁知道呢，先生！

印第安人的前额愁云密布，

瞳孔暗淡无光：

你那令人费解的表情

隐藏着什么思想？

你的生活追求什么目标？

你向你的上帝哀求着什么？

缄默的时候有什么默想？

——谁知道呢，先生！

啊，古老神秘的种族，

你拥有不可思议的心灵，

看到享乐你无动于衷，

经受苦痛你也无暇呻吟，

你威严俨如安第斯山脉，

浩瀚的海洋和太阳！

你的表情看来

是那么恭顺卑谦，

实质上你是那么豁达漠然，

自尊而又不怨天尤人……

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你的血液，

正因为有这种血液，如果上帝

问起我的选择，

十字架还是月桂树，芒刺还是花朵，

使我窒息的亲吻  
还是噎住我的歌喉的苦痛，  
我犹豫地回答：  
——谁知道呢，先生！

(陈光孚 译)

## 荣 誉

〔秘鲁〕桑托斯·乔加诺

我是歌颂美洲的土生土长的歌手；  
我的竖琴有心灵，歌声有理想。  
我的诗句，就是用热带吊床挂在树梢  
也不会有一丝动摇……

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印加<sup>①</sup>人，便向太阳神  
    奉献供品，  
他赐给我王家的权杖；  
当我意识到有西班牙血统，便忆起那殖民时代，  
我的诗便象闪亮的号角。

我的想象来自摩尔人<sup>②</sup>的传统：  
安第斯山是银的，莱昂山是金的；  
两个时代汇合，铸成史诗般的回声。

---

①印加指印第安人的古帝国，在秘鲁境内。

②摩尔人系北非柏柏尔人的后裔，自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侵入并统治西班牙。

西班牙和印加人的血在身上流动，  
如果我不是诗人，也许会成为  
白人冒险家或是印第安国王。

(陈光孚 译)

## 征服者的战马

〔秘鲁〕桑托斯·乔加诺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脖颈优美，

臀部闪亮，

蹄声铿锵……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不！不仅仅是那些武士

顶盔贯甲，执旗仗剑，

征服了森林和安第斯山，

那些安达露西亚的战马，

它们的英姿闪烁着

阿拉伯良驹的神韵，

也把自己光辉的蹄痕印在了

干燥的石滩、

潮湿的沼泽、

喧嚣的河岸、

寂静的雪原，  
印在了草原、谷地、森林  
和山峦。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赵振江译）

（赵振江译）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赵振江译）

（赵振江译）

（赵振江译）

（赵振江译）

## 致偶像

〔秘鲁〕奥古斯托·萨拉维利

不动的阴影！我每时每刻望着你，  
却不见你回眸望我一眼，  
我叹息的时候，你无动于衷，  
我悲痛哭泣，你从不动容！

有时候，你穿着引人注目的盛装，  
洁白、纯真，勾起我的诗兴；  
旋即，当我看你不屑望我一眼时  
我响亮的诗弦便一一扯断！

如果你不要求爱情，什么也不期待，  
那么你为什么要对人们加害？  
为什么还要求你去慈悲为怀？

当我对你的幻想破灭，  
你那甜蜜的嘴唇、  
美丽眼睛上镶嵌的宝石见鬼去吧！

（陈光孚 译）

## 地 貌

[波多黎各]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

贫瘠荒凉的土地上  
钻出了仙人掌。  
硝土白茫茫，鸟儿飞过，  
渴得心发慌。  
一片片干涸的沼泽  
间隔辽阔宽广，  
阴沉、凝滞、静默的天空  
笼罩着四面八方。

骄阳烤着红色的沼泽  
象在熬汤，  
炎热的沙地  
反射出干燥的光芒。  
顿时夜幕落下，  
一片寂静凄凉，  
从夜色吮吸着的暗流中  
一只癞蛤蟆

发出了一声叫嚷。

恐惧。窒息。悲凉。  
在压迫着坚硬地壳的  
死亡线下边，  
这里的一切都在默默地经受着熬煎。  
几只黄色的山羊  
在稀疏的灌木中成长，  
远处的一头耕牛  
在回味睡梦中的孤独和疲倦。

这是贫瘠荒凉的土地。  
高空倾泻的烈焰  
使沼泽中迷漫着  
腐败难闻的气息；  
阴暗发霉的东西  
使夜间闪烁鬼火，  
并使那些修长的魔影  
在荒野上悄悄地晃来晃去。

这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我的童年就象一只野山羊  
在对人世充满厌恶和仇视的荒地上  
将嫩枝儿品尝。

这就是我的全部历史，  
盐地、干旱、劳累，  
充满无以名状的悲伤，  
一种毫不动摇的坚定，  
发自内心的呼唤叫嚷，  
就象一种可怕的顽强的蘑菇  
生长在松软的土壤上  
充满无用的、破灭了的希望。

(赵振江 译)

## 博 利 瓦 尔<sup>①</sup>

〔波多黎各〕路易斯·尤伦斯·托雷斯

政治家、军事家、英雄，  
雄辩的讲演、动人的诗篇，  
各方面，都不平凡，就象他解放的大地与山川。  
出生时他不是任何国家的子民，  
到后来却是许多国家的父亲。  
他有仗剑者的英勇善战，  
又有戴花人的文质彬彬。  
步入大厅，他放下利剑，  
丢掉鲜花，他向疆场驰骋，  
在他的眼里，安第斯山的高峰  
不过是对他的骁勇的赞颂。  
他是一位诗人战士，  
又是一位战士诗人。  
每一个解放了的人民  
都是诗人的业绩，战士的诗章。  
他就象耶稣一样……

（赵振江 译）

---

① 博利瓦尔是南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委内瑞拉的民族英雄。

## 吻

[萨尔瓦多]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

皓月洒下一缕柔光，  
低颌轻吻碧波浩淼的大海；  
愁思的星辰熠熠烁闪，  
飞吻频频向蓝莹莹湖面投来；  
啊，我在这孤寂的夜晚，  
梦见你亲吻我深情脉脉。

(沈根发 译)

## 白 皙 的 双 手

[萨尔瓦多]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

白皙、滑腻的双手，  
透着微蓝的脉丝，  
你象晨曦中的白荷，  
泛出玫瑰般的色泽。

在那悲怆的时刻，  
你让我捧吻不舍；  
但愿你再次垂思，  
怜我如痴似呆煎熬难受；  
轻抚我吧，哪怕片刻，  
你——白荷般的双手。

纤细、娇嫩的双手，  
你——圣烛般神圣，  
百合般洁白，  
雏雀般稚嫩，  
宛如锦缎织就。

手啊，纤细娇嫩的双手，  
在胸前划着十字，神圣、虔诚，  
手啊，圣烛般圣洁的双手，  
说不尽的海誓山盟，  
我坚贞不渝，啊，手啊，  
我们的爱情，直至疯狂，永远忠贞。

啊，在幽密的丛林，  
我脱下你手套屏息颤抖，  
如饥似渴地紧握  
丝绸般柔软的纤手；  
啊，夜梦日思的这双手，  
俨然又一个莱达的天鹅。  
啊，我该是多么幸福，  
一朝希冀可就，夙愿可酬。  
怜悯我的生命吧，  
你——丝绸般柔软的双手。

洁白的双手，温柔的双手，  
我跪着为你祈求。  
你是上苍的恩赐，  
天生为人亲抚热吻的双手。  
玲珑的双手，圣洁的双手，  
我时刻为你歌唱，

倾诉衷肠，将心迹析剖。  
丢掉吧，如此拘谨、严厉，  
花一般美丽而专制的双手，  
天生为人亲抚热吻的双手。

我以神圣的热情，  
醉心地崇拜你  
——我心上人白皙的双手，  
象征狂热恋情的双手。  
啊，救我跳出深渊吧，  
给我写信，用你的双手。  
你若不肯垂怜相顾，  
慰抚我深沉的苦痛，  
啊，那就把我的灵魂摄走，  
用你——我心爱的白皙的纤手。

(沈根发 译)

## 得天独厚的土地

〔委内瑞拉〕维尔特朗·凯莱罗

以前，人们曾称你为优美的土地，  
现在人们称你——委内瑞拉  
得天独厚的土地。

你用乳房  
和食物哺育人们，  
对于外来的客人  
施以面包和食品。

得天独厚的土地上  
你的一半子女  
上不遮天下无立锥之地，  
另一半子女  
把一切占据。  
一些人享受不到阳光  
和一切；  
另一些人心中有阳光

但无用武之地；  
还有一些人心中有太阳  
但不能发光。

这就是全局，仅此而已。

(陈光孚 译)

## 在塑像面前

〔委内瑞拉〕拉蒙·梅迪纳

你望着我们，  
用另一个时代的眼光望着我们，  
你象一头安详的豹子  
轻柔地卧在我们的脚边。

多少美妙的白天淹没在你呆呆的目光里，  
多少事情白白地映入你的眼帘，  
多少伤心事你已全不知晓，  
你的意愿已经化作泡影  
掉进你自掘的深井，  
你反映生活，只能用虚弱和遥远的回声。

因为你所代表的时代，我们无力将它拉回，  
你是充满雾气的孤独房屋，  
在你的镜子面前我们不堪回首，  
窄小的屋子里只留下微弱的余温，  
明亮的庭院虽种着大树，

可是把前庭遮得阴影纷纷，  
直到现在欲静而不能，  
到处仍充满着盲动与混乱。

不，你是不能被忘却的，  
虽然你木然而立任年华流逝，  
虽然你是死的静物，但充满生命。

(陈光孚 译)

## 街

[委内瑞拉]路易斯·帕斯托利

狭窄的街儿象小河，  
它的河床用石头铺就，  
里面飘荡着新新旧旧的鞋儿。

它的水流  
冲刷了多少史实与幻想，  
突然，某家的后门  
或是前门打开了，  
水便流进了门庭。

那是抽陀螺玩累了的孩子们  
乘着潮水归到家中。

(陈光孚 译)

## 镜 谕

〔委内瑞拉〕路斯·马洽多

一切东西都落到你的身后，  
而前面只是一张脸，一个形象，但不完全是你。

你的背后，有墙、画、颜色和风景，  
你的脊背挡住了一些不能移动的东西。

镜子面前，你象月亮，  
你将后背展示给了别的世界。

你不要在这里寻找自己，在这平展光亮的镜前  
寻找自己，  
要懂得它虽然和你在一起，  
但反映不出过去的情形和未来的确切信息。

你不要顾影自怜了，  
这大可不必。

（陈光孚 译）

## 我以塑像的眼光看待家务

[委内瑞拉]路斯·马洽多

我总是那么安然，  
家里的尘土就是堆成了沙山，  
粮食霉烂的气味在夜里弥漫，  
我不动声色，也不叫喊，  
不做任何家务，  
我总是那么安然。  
不用去摘项圈，  
也不用拿下耳环，  
和衣而睡衣服也不会发皱，  
每天如此，照样安眠。  
我的头能长在这么直挺挺的颈子上  
使我深感幸运。  
如果脖颈能够动弹，  
怎能看不见屋子里如此脏乱。  
我把自已限制，  
眼睛只瞪着一边  
我占据桌子上的一席，

任何抱怨  
响在耳边，但听不进去。  
人们只知道  
这地方就是我唯一的安逸世界，  
不用操心费力，没有烦恼、欢笑，也不会衰老，  
岂不知  
光阴已将我头脑中的思想全部抹掉。

(陈光孚 译)

## 变 与 不 变

〔委内瑞拉〕胡利奥·哈乌莱吉

世界上好象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动，  
无尽的墙壁老是遮住太阳。  
可是你别忘记：  
哪怕一盏灯，  
哪怕一声怨言，  
或是短短的一瞬间，  
都在忙着为坟墓添土加砖。

（黄士杰 译）

## 无 需 叹 息

〔委内瑞拉〕胡利奥·哈乌莱吉

即使叹息了一分钟，  
你也不会想起来：  
那属于你的光阴，  
偏把它扔进了大海。

（黄士杰 译）

## 播 种

〔委内瑞拉〕奥特罗·西尔瓦

将来，我身旁只有一棵树，  
我的尸骨埋在母爱的土地下，  
腐朽化为尘土，  
你将奉献给我  
你精心培育的那枝白色的玫瑰花。  
清风将不同于今天的亲吻，那样令人鼓舞，  
它将以千丝万缕的风絮将白玫瑰携走，  
踪影皆无；  
当我们两人的名字  
被人呼唤却无人应声的时候，  
我们将安息在被遗忘的深渊。  
你仍旧生活在玫瑰花的艳丽之中，  
我仍守着树丛，  
我们的爱情那时只是相互倾述的清风。

听我说！

我希望我们都能活着，

伴着早晨的气息  
我愿与你白头偕老，  
在人类的活力中生存：  
孩子绽开的笑脸，  
人们的友善，  
没有眼泪的爱情。

为此，  
如同我们将来要献身给玫瑰、树丛、  
土地和风那样  
我要你首先献给世界的前程。

(陈光孚 译)

## 我的船坞

[乌拉圭]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

我的船坞为你派去一只船儿——爱情，  
是只纸作的船儿，  
但任何舰艇也比不上它坚固，  
任何快船  
也没有它的船头细尖。

不过，它仅仅是只纸船——爱情，  
它的航向  
坚定，  
全速前进。

(陈光孚 译)

## 疲倦的星星

[乌拉圭]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

疲倦的星星  
栖息在枝头，  
枝头是普普通通的树枝，  
随便长在一棵树梢。  
星星在这里休憩，  
早晨来临，  
一只不知情的手  
把它当作面包摘下，  
还未来得及微笑  
便迅速地跑掉。

(陈光孚 译)

## 紧密的结合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我长成一棵大树  
只是为了你，  
砍下我吧，我这株槐树  
需要你的手这般殷勤。

我长成一朵鲜花  
只是为了你，  
剪下我吧，我这株百合  
不知现在盛开还是含苞待放。

我碧波一泓  
也是为了你。  
饮下我吧，连水晶  
都嫉妒我的水儿是那么清莹。

我长出翅膀  
也是为了你。

猎取我吧，我是灯蛾，  
围着你激情的烈火翩翩。  
为了你，我甘愿受苦，  
你的爱情损害了我，也觉得甘甜！  
斧头和猎网使我幸福，  
剪刀和渴饮我也喜欢！

倾全身之血  
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为了你，这血就是铸成了伤疤  
纽扣怎比得上它美，首饰怎比得上它漂亮？

把七根骨刺埋在头发里面  
用以代替水晶的发卡，  
我的耳边，  
用烧红的火炭代替玛瑙的耳环。

你竟望着我笑，  
看着我忍受煎熬，  
你将会痛哭的，  
到那时……你再不是我的心上人！

(陈光孚 译)

## 生命与根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亲爱的，如果我死了，不要将我葬入公墓。  
在鲜花盛开的地方为我掘一个坟坑，  
那里有过往女子美妙的欢声笑语，  
或者有清泉悦耳的流水丁冬。

亲爱的，在鲜花盛开的地方将我安葬，  
让我的遗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让我的眼睛在枝头上眺望，重返地面  
将那雄浑、火红的晚霞观赏。

亲爱的，在鲜花盛开的地方，  
能使我更快地进入冥府的殿堂。  
我预感到自己的肉体会为了重返人世而挣扎，  
让它的每个毛孔都感到微风的清凉。

我知道自己的双手  
在地下永远不会安闲，

它们在浓密的黑暗中  
掘地不止，象鼯鼠一般。

请为我播下种子。愿它们  
在含有我的骨灰的黄土中扎根生长。  
我将沿着花根的褐色阶梯攀登而上，  
在紫色的百合丛中将你看望！

(赵振江 译)

## 村 居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我们手挽着手  
穿过树林和麦田，  
在天真友爱的羊群里  
踏着恬静的绿原，

去品尝乡村的葡萄和仙人果，  
它们是多么鲜美甘甜，  
仙人果就象霸王<sup>①</sup>的皇冠。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享面包、牛奶和饭团。

在繁星闪烁的魔幻般的夜晚，  
在蓝色的静谧中，我们的手臂  
交叉在一起，嘴唇在颤抖。

我们让昔日的牧歌焕发新的容颜，

---

<sup>①</sup>结仙人果的一种仙人掌叫霸王树。

它将象生活在灿烂繁星前的维吉尔<sup>①</sup>  
又谱出新的诗篇。

(赵振江 译)

---

<sup>①</sup>维吉尔(公元前70—19)是古罗马诗人。

## 野 趣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喝着清洁晶莹的溪水，  
在田野东游西逛，  
拄着一根角豆树光滑结实的枝干，  
它曾支撑过可爱的巢房。

黑黑的脸庞，风流倜傥，就这样度着时光，  
在绊根草柔软的地毯上  
不是将多汁的草莓品尝，  
就是寻找一串串覆盆子的清香。

我的身体浸透成熟牧草的馥郁清香，  
拨开蓬松的长发，散发出干草、阳光、  
鼠尾草、薄荷与黑麦花的芬芳。

我自由、快乐、年轻、黝黑、健壮，  
就象小麦和燕麦女神一样！

我就象狄亚娜<sup>①</sup>一样纯真  
洋溢着清晨长出的嫩草的幽香！

(赵振江 译)

---

<sup>①</sup>狄亚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 傍 晚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我饮了纯洁的清泉，  
脸庞湿润，双唇新鲜。  
今天我的嘴就象一朵新开的玫瑰，  
刚刚剪下，汁液欲滴，多么香甜。

天空象宝石一样透彻晶莹，  
我陶醉在暮色、清风和春天之中。  
你可感到我的发辫上有麦浪的气息？  
可看到我的身体象一条柔韧的青藤？

我高兴得象小鹿一样灵活矫健，  
跑遍了山间的蜿蜒小径。  
引导我的猎犬已经疲倦，  
乖乖地趴在我的脚边。

啊，我筋疲力尽地躺在草地，  
黝黑的脸儿枕着你的双膝。

一座遥远的乡村教堂  
将一阵缓慢低沉的晚祷钟声传入耳际

(赵振江 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拉丁美洲抒情诗选

作者 = 陈光孚 赵振江 等译

页数 = 3 2 0

SS号 = 1 0 1 2 3 2 8 7

出版日期 = 1 9 8 5 年 0 8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阿根廷

回归 ( 路易斯·博尔赫斯 )  
雨 ( 路易斯·博尔赫斯 )  
我望着你的双眼 ( 马蒂奈斯·埃斯特拉达 )  
最高的塔 ( 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  
归途 ( 费尔南德斯·莫莱诺 )  
归乡的追忆 ( 维克多尔·安德拉德 )  
你留给我的 ( 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  
我有一座铜像 ( 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  
失恋谣 ( 塞巴斯蒂安·阿莱汉德罗 )  
黑姑娘的罗曼塞 ( 路易斯·卡内 )  
我生活在你的心里 ( 马里亚·古铁雷斯 )  
仇恨 ( 阿方西斯·斯托尼 )  
致一只旧铁锚 ( 费尔南多·莫·雷诺 )  
星期六 ( 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  
等待 ( 尼古拉斯·臭利瓦利 )

巴西

花儿与小溪 ( 维森特·德·卡尔瓦略 )  
大海 ( 维尼希乌斯·德·莫拉埃斯 )  
离别 ( 弗雷德里哥·斯契密特 )  
等待 ( 瓦格内尔·里贝罗 )  
大海的歌声 ( 瓦格内尔·里贝罗 )  
是否我爱你，我也不知道 (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 )  
鸽子 ( 拉依蒙德·科列亚 )  
老树 ( 欧拉沃·比拉克 )  
海之王 ( 塞西里亚·梅列莱斯 )  
孤独 ( 塞西·毕涅罗·德·索萨 )  
道路 ( 埃玛努埃尔·德·苏亚雷斯 )  
太阳岛 ( 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  
另一个月亮 ( 多明戈斯·达·席尔瓦 )  
启事 ( 阿尔瓦罗·伐里亚 )  
帆船 ( 阿尔瓦罗·伐里亚 )  
儿时 ( 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  
诗 ( 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  
海滩上的安慰 ( 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

哥伦比亚

深奥的生活之歌 ( 巴尔巴·哈克夫 )  
诗韵 ( 埃杜阿尔多·加兰萨 )  
夜曲 ( 阿森西翁·西尔瓦 )

## 古巴

我的骑士（何塞 马蒂）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何塞 马蒂）  
我渴望着（何塞 马蒂）  
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紧（何塞 马蒂）  
我的诗篇（何塞 马蒂）  
不知道你如何想（尼古拉斯·纪廉）  
小溪（何塞·华金·帕尔玛）

## 智利

您不理解（玛丽亚·蒙贝尔）  
大树之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土地（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细雨霏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为桃树剪枝（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乌拉圭麦穗（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孤独的婴儿（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圣栎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相逢（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痴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死的十四行诗（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陶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云之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雨（维森特·乌依多夫罗）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巴勃罗·聂鲁达）  
你的脚（巴勃罗·聂鲁达）  
女逝（巴勃罗·聂鲁达）  
情诗一首（巴勃罗·聂鲁达）  
衣服的赞歌（巴勃罗·聂鲁达）  
太阳的颂歌（巴勃罗·聂鲁达）  
月亮（巴勃罗·聂鲁达）  
星期三的白天（之一）（巴勃罗·聂鲁达）  
夜曲（巴勃罗·聂鲁达）  
给贫困的一支歌（巴勃罗·聂鲁达）  
给悲伤的一支歌（巴勃罗·聂鲁达）  
歌唱爱情的秘密（巴勃罗·聂鲁达）  
疲倦（卡洛斯·蒙达卡）  
致母亲（吉列尔莫·玛塔）  
幸福的日子（尼卡诺尔·帕拉）  
感谢你啊，生命（维奥丽达·帕拉）  
要个当游击队员的儿子（维奥丽达·帕拉）

## 多米尼加

黑人家里空空（马努埃尔·德尔·卡乌拉尔）

## 厄瓜多尔

永生，我在万物中寻找你（加莱拉·安德拉德）

## 墨西哥

云（迪亚斯·米隆）  
致贝尔塔（迪亚斯·米隆）  
雪花（迪亚斯·米隆）  
北极的微风（迪亚斯·米隆）  
扭断天鹅的脖颈（冈萨莱斯·马丁内斯）  
访（奥克塔维奥·帕斯）  
一位诗人的墓志铭（奥克塔维奥·帕斯）  
情侣（奥克塔维奥·帕斯）  
姑娘（奥克塔维奥·帕斯）  
大街（奥克塔维奥·帕斯）  
枝头（奥克塔维奥·帕斯）  
生活本身就是闪电（奥克塔维奥·帕斯）  
春日在望（奥克塔维奥·帕斯）  
夏夜（奥克塔维奥·帕斯）  
望海（奥克塔维奥·帕斯）  
独白（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  
我望着她去了（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  
平静的歌（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秋游（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罗曼塞（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播种（曼努埃尔·何塞·奥冬）  
雅米乐（玛尔加丽达·帕斯·帕德雷斯）  
在波哥大致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卡洛斯·佩利塞尔）  
空气（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杜撰（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谁给我买个橘子？（何塞·戈罗斯蒂萨）  
你的眼睛（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你的声音（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娇嫩的玫瑰（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歌（奈夫塔利·贝尔特兰）  
钟（萨尔瓦多·诺沃）  
归来（萨尔瓦多·诺沃）  
我的生活象个湖泊（萨尔瓦多·诺沃）  
美丽的天使，你的生活（古铁雷斯·纳赫拉）  
假如你不爱我，为什么（古铁雷斯·纳赫拉）  
为了安慰那些（古铁雷斯·纳赫拉）  
死波（古铁雷斯·纳赫拉）

## 尼加拉瓜

抓紧时间（卢文·达里奥）  
激浪的功绩（卢文·达里奥）  
地（卢文·达里奥）  
画眉与孔雀（卢文·达里奥）

诽谤（卢文·达里奥）  
优郁（卢文·达里奥）  
春天的秋歌（卢文·达里奥）  
鸽子（卢文·达里奥）  
金星（卢文·达里奥）  
小奏鸣曲（卢文·达里奥）  
鸚鵡（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流亡者的墓志铭（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阿多尔夫·巴埃斯·保奈的墓志铭（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谜语（费尔南多·哥尔蒂略）  
水洼（路易斯·罗洽）  
开会的姑娘（奥克塔维奥·罗布莱托）  
梦中的姑娘（埃特温·耶斯加斯）

#### 巴拉圭

寄情（坎鲍斯·塞尔维拉）

#### 秘鲁

远方的脚步（塞萨·巴列霍）  
群众（塞萨·巴列霍）  
黑石压在白石上面（塞萨·巴列霍）  
今晚我回到家门下马（塞萨·巴列霍）  
致爱情（贡萨莱斯·普拉达）  
谁知道呢！（桑托斯·乔加诺）  
荣誉（桑托斯·乔加诺）  
征服者的战马（桑托斯·乔加诺）  
致偶像（奥古斯托·萨拉维利）

#### 波多黎各

地貌（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  
博利瓦尔（路易斯·尤伦斯·托雷斯）

#### 萨尔瓦多

吻（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  
白皙的双手（曼努埃尔·阿瓦莱斯·马加尼亚）

#### 委内瑞拉

得天独厚的土地（维尔特朗·凯莱罗）  
在塑像面前（拉蒙·梅迪纳）  
街（路易斯·帕斯托利）  
镜谕（路斯·马洽多）  
我以塑像的眼光看待家务（路斯·马洽多）  
变与不变（胡利奥·哈乌莱吉）  
无需叹息（胡利奥·哈乌莱吉）  
播种（奥特罗·西尔瓦）

#### 乌拉圭

我的船坞（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  
疲倦的星星（马乌里西奥·罗森克夫）  
紧密的结合（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生命与根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村居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野趣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

傍晚 (胡安娜·德·伊巴博罗)